

T 3143 / 3242 . 80

19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1

河南通志卷之第三十五

藝文一

中州文獻藪也天則室璧儲精地則河洛啓瑞故
豫稱文章鼻祖年來舊家緇帙故府青編悉遭秦
炬文運之厄甚矣

興朝投戈講藝樂育群英一時梁苑洛陽彬彬蔚蔚
競扶大雅斯文其猶在茲乎余故廣爲搜羅彙成
各體志在華國不厭其繁於以紹前徽示來許益
未必無小補云作藝文志

皇清御製

今上皇帝登極恩詔

順治元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我國家受

天眷佑肇造東土

烈祖邁圖鴻緒

皇考彌廓前猷遂舉舊邦誕膺

新命迨朕嗣服雖在冲齡締念紹庭永綏厥位頃緣

賊氛洊熾極禍明朝是用托重親賢救民塗炭乃

方馳金鼓旋奏澄清既解倒懸非富天下而王公

列辟文武群臣暨軍民耆老合詞勸進懇切再三

乃於今年十月初一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卽皇帝位仍建有天下之號曰大清定鼎燕京

祀元順治緬維峻命不易勦業尤艱况當改革之

初更屬變通之會爰乃酌今準古揆天時人事之

宜庶幾吏習民安彰

祖功

宗德之大所有合行

條例臚列如左

諭河南江南江北等處恩詔

順治二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光嶽合而泰階平南北一而兵爭息越稽

往古靡不同符本朝立國有年幅員既廣醇朴爲

治無意併兼向來疆場構兵本欲言歸于好不期

寇克極禍明運永終於是整旅入關代爲雪恥猶

以賊渠未殄不遑起居隨命二王誓師西討而南

中乘釁立君妄僭尊號罔聞國郵亟行亂政重困

民萌負四海不義之名阻東南向化之路朕用是

夙夜祇懼思救災黎故西賊旣摧旋行南伐上託

祖宗之休烈內藉

之成謨定國大將軍豫王扶義而東兵無頓

刃河南江北次第歸誠甫克維揚隨平江左金陵

士女昭我

天休旣獲福藩南土畧定從此輕徭薄賦可漸進於

昇平將來制度考文與徐興於禮樂朕念峻命之

不易悼斯民之孔艱深切痼瘵宜矜註誤特弘大
賚嘉與維新所有河南江北江南等處地方合行
恩例具
列於後

郊天配祖詔

順治五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大一統之業禮莫重於配

天通孝思之誠情莫切於尊

祖謹於順治五年十一月朔八日冬至恭祀

天於南郊奉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配

饗卽於是日推本

孝思追尊

太祖以上四世

高祖澤王爲

肇祖原皇帝

高祖妣爲原皇后

曾祖慶王爲

興祖直皇帝

曾祖妣爲直皇后

祖昌王爲

景祖翼皇帝

祖妣爲翼皇后

考福王爲

顯祖宣皇帝

妣爲宣皇后典禮綦隆覃思宜廣特大救天下以慰

官民應行事

宜條列於後

躬親大政總理萬幾詔

順治八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得以冲齡卽位削平寇亂垂衣端拱統

一多方皆

之功也朕今躬親大政總理萬幾深思

天地

祖宗付託甚重海內臣庶望治方殷自惟涼德夙夜

祇懼天下至大政務至繁非朕躬所能獨理分猷

宣力內賴諸王貝勒大臣內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卿寺等衙門外賴諸藩王貝勒等及各大臣併督撫司道府州縣衛所等衙門提督鎮守將令等官一應滿漢內外文武大小官員皆有政事兵民之責務各殫忠盡職潔已愛人任怨任勞不得推避天下利弊必以上聞朝廷恩意期於下究庶政舉民安早臻平治凡我民人宜仰體朕心務本興行樂業安生共享泰寧之慶合行恩赦事宜條列於後

祭告中嶽嵩山文

維

神環通八表雄峻中天統會陰陽交暉日月朕誕膺天命祇荷神休特遣耑官用申殷薦惟神鑒焉

祭告濟瀆文

維

神毓精王屋致雨興雲坎德靈長澤被萬物歷代帝

王咸敦禋祀朕誕膺天命紹續丕基用率典常命官致祭惟神鑒焉

祭告北海文

維

神源疏朔漠汎衍天墟渟滙大盈汪洋重潤朕誕膺天命奄有多方謹遣耑官代陳殷薦伏惟鑒享

祭告淮瀆文

維

神源發桐栢會流泗沂潤物養民澤被于世歷代帝王咸敦禋祀朕今誕膺天命紹續丕基用率典常命官致祭惟神鑒焉

祭告太昊伏羲文

自古帝王受

天明命繼道統而新治統聖賢代起先後一揆功德

載籍炳如日星朕誕膺

天眷紹續丕基景慕前徽圖追芳躅明禋大典亟宜

肇隆敬遣耑官代將牲帛爰修殷薦之誠用展儀

型之志伏惟

格歆尚其

鑒享○商高宗周世宗文同

祭告漢光武文

追維明德奉

天撫民盛治弘勲萬世永賴陵寢所在英爽如存茲

特遣使齋捧香帛祇命有司致祭惟

神鑒歆尚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文俱同

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帶加二級

賈漢復勅

茲以中州重地亟藉綏懷特命爾巡撫

宣布德意安撫軍民察核有司甄別將領操練兵馬修濬城池兵備各道副參等官聽爾節制戰守

諸事須與總兵官計議而行如有盜賊竊發即會

該鎮統率道將官兵設法勦除毋致滋蔓有真心

悔罪棄戈歸農者方准招撫兩河土地向稱肥饒

或有荒蕪須廣招墾種母容奸民勢要爭占逃兵

荒糧責成有司核實開報奏請蠲豁凡稅糧屯糧

倉糧等項俱聽察核所屬道府州縣官如果實心

任事廉能著効從公疏薦若有欺飾指實叅處其

貪酷不肖庸懦溺職及營衛武官剝軍侵餉遇警

退縮殺良冒功驕悍不用命者文官六品以下武

官都守以下應拏問者徑自拏問應叅奏者飛章

叅奏候旨處分一應河道水利加意濬築勿令淤

壞今省城未經修復各項工程須與直省總督河

道總督及直隸山東巡撫公同叅酌而行河南地

近湖廣如有兵事移會者務須犄角策應爾仍聽

直省總督河道總督節制年終將行過事宜開送

該部察考以爾才能勝任特加擢用須益殫忠猷

秉公竭力以爾委託毋得因循怠忽或偏執

乖方貽誤地方責有所歸爾其慎之特諭

諭監察御史察荒河南李森先勅

則壞成賦率土作貢自古為然從前

省直地方所在地畝兵燹之餘多有拋荒因而豪強隱占奸胥飛詭以熟作荒又有與屯道廳奉行不善捏報虛冊以荒作熟隱漏正課額外派加國計民生交受其累若不徹底清察無以整釐積弊此等弊端惟河南山東兩省為甚特專差爾前往河南地方清察入境之後即督該屬州縣將界內實徵地畝除荒地畝興屯地畝併前朝廢藩地畝逐一履畝清丈不許遺漏錯誤備造圖冊報繳爾仍不時自行清丈按圖覆核併取該省新定賦役全書磨對察筭所屬有實力奉行丈出多地者宥其從前疎忽之咎仍與據實題叙不許據襲他款浮泛市恩其有因仍前弊朦混欺隱狗庇豪右賣富攤貧輕重不均弓尺不一及借端需索騷擾里甲派取供應者糾叅重處或有司昏耄聾瞶不堪委任者即行奏罷仍別選才能州縣代為清丈其代丈之官有能勝任者一體優叙民間有將所隱地畝自行舉首者免行追究照例起科若隱匿不報被旁人舉首者按律治罪該管官一併叅處若既丈之後尚有熟地未報經旁人舉首者將所隱之地入官仍行治罪該管官分別徇私朦混奏請

處分其撫按有把持阻撓及鄉紳有挾制抗違致丈法不行者指名叅處其與屯地畝有向因該管官加派冒功虛增畝數者悉與釐正將虛加者除去丈出者增入不得仍前朦混其有有司清丈不力只就現在熟地勒民加報以作丈出畝數者立行糾叅從重處治其有糧里胥役舞文作奸飛酒詭寄將豪強隱匿窮民賠累者嚴行覺察從重究處其丈量弓尺度數長短察照該省舊行規則不得意為盈縮所歷州縣務令表明疆界方行丈量不許互相容隱凡魚鱗圖冊與方圻憑驗足以釐正地畝有助清丈事宜者該省各有成例聽爾酌合州縣編造舉行凡編造圖冊務令有司動支額費不許私加科派其隨帶員役務照題定數目不許擅帶多人所至之處務期約已便民不許苛責供應以滋騷擾其跟役弓手里書人等有借端需索玩法擾民者嚴拿重處凡親行察勘處所或須屬員分督料理止許於推官及管糧通判內慎擇廉幹官一員隨往凡府道等官有跟隨往來越境迎送及州縣有修飾厨傳鋪羶結絲逢迎諂媚者即行叅處爾專司察荒毋得審理別項刑名及考

察官吏惟務督率州縣將通省荒地熟地徹底丈
清備造總冊報繳部院以憑察核果能持廉秉公
正已率屬不徇情面不庇豪強不勒索屬員不騷
擾百姓使積弊胥清方為稱職題明議叙如或貪
黷乖張徇隱怠惰有負責
成法不爾貸欽哉故勅

諭河南巡按御史李粹然勅

遣御史巡方原為察吏

安民故止息不用今復差巡方須仰體朕心盡改
舊轍一經點差及在途入境不許見容收書宴會
受餽不許用投送書辦員役不許用巡按衙門舊
書辦承差不許設中軍聽用等官不許用幕賓代
筆不許府州縣運司等官鋪設迎送不許假借公
事濶差員役下府州縣不許訪拏平人不許詐害
富家不許需索官吏所屬大小各官須設法的訪
毋專憑司道府廳開報毋縱容司道府廳而止叅
州縣毋庇護大貪大惡而摘叅細過其重大刑獄
務要親審確擬勿拘牽徇縱各衙門積蠹不時嚴
拏重究盡法處置若總督巡撫總兵等官有不公

不法蒙蔽專擅縱兵害民縱賊殺良等事許巡方
御史即行糾舉若御史有故違前項禁令許總督
巡撫即行糾舉都察院堂上官尤宜督責河南掌
道等官時時察訪不待差滿考核有真心實政奏
請特旨褒嘉有不遵禁令貪肆怠玩叅劾請撤治
以重罪如總督巡撫及都察院堂上官河南掌道
等官徇情容隱亦治以重罪各差御史將此勅諭
入境三日內騰黃刊刻分發司道府州縣仍遍示
在城在鄉紳士人民通知如不
刊刻不遍發即以違旨論特諭

歷代御製

漢文帝封姬嘉為周子南君詔

祭地冀州瞻望河

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迺得孽子
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武帝加增太室祠詔

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獲駮
庶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

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
禮罔不答其命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

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

昭帝封傅介子為義陽侯詔

樓蘭王安歸常為北邊間候遮漢使者發

兵殺畧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眾其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宣帝褒潁川太守黃霸詔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貞

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與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光武封密令卓茂詔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

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

明帝汴渠成詔

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

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漕漑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疆則右隄傷左右俱疆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潔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

和帝賜梁王暢詔

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今有司紛

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強食自愛

殤帝錄洛陽令王渙後詔

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

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勤

安帝賜河南尹豹等詔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宮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

敝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闕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墻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子孫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魏文帝營壽陵詔

禮國君即位為柩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

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樓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璵璠歛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臯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

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繇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
 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
 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
 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之
 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
 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
 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
 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
下潁川
 詔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死
 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
 昔漢祖以秦中為國本光武恃河內為王基
 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
增封
中牟侯彰詔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
 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
 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
改雒為洛詔火行也火
 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
 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
 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為洛
弔
比干文維三才之肇元兮敷五靈以扶德含剛柔
 於金木兮資明闇於南北重離耀其炎暉

今習坎司玄以秉黑伊稟常之懷生兮昏睿遞其
 啓則晝皎皎其何朗兮夜幽幽而致蔽哲人昭昭
 而澄光兮狂夫黜黜其若翳咨堯舜之耿介兮何
 桀紂之猖敗沉湎而不知甲兮終或已以貽戾蹇
 蹇兮比干藉胄兮殷宗含精兮誕粹寘樹兮英風
 稟蘭露以滌神食榮英而儼容茹薜荔以蕩識佩
 江離而麗躬履霜以結冰兮卒窘忠而彌濃千金
 豈其吾珍兮皇舉寔余所鍾奮誠諫而燼軀兮導
 危言以釁鋒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惟子在殷實為
 梁棟外贊九功內徽辰共匡率袞職德音遐洞周
 師還旆非子誰貢否哉悖運邁此不辰三綱道沒
 七曜輝泯負乘竊噐怠棄天倫懷誠齋恕讜言焉
 陳鄂侯已醢子不見歟邢侯已脯子不聞歟微子
 去矣子不知歟箕子奴矣子不覺歟何其輕生一
 至斯歟何其愛義勇若歸歟遺體既灰不其惜歟
 永矣無返不其痛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夫大地
 之長遠兮嗟人生之多殃往者子弗及兮來者子
 不厥當何契潤之屯遘兮值昏化而永良曷不相
 時以卷舒兮徒委質而顛亡雖虛名空傳於千載
 詎何勲之可揚奚若騰魂以遠逝疾飛足而歸昌

得比肩於尚父卒同協於周王建鴻績於盛辰啓
 肯宇於齊方闡穆音于萬祀傳宏業以修長而乃
 自受茲斃視窵殷辛剖心無補迷機喪身脫非武
 發封墓誰因嗚呼介士胡不我臣 重曰世昏憒
 而溷濁今日藹藹其無光時坎壈而險隘兮氣燎
 麟以飛霜子奚其不遠逝兮侘傺而阻故鄉可乘
 桴以浮滄兮求蓬萊而為棖啣芝條以昇虛兮與
 赤松而翱翔兮被芰荷之輕衣兮曳芙蓉之蒨裳循
 海波而飄飄兮望會稽以歸止緱蕙芷以為紳兮
 扈荃佩而容與寫鬱結於聖人兮暢中心之秘語
 執垂蓋而談上下兮交良朋而攄苦言既盡而東
 騰兮吸朝露而長舉登岵巘而悵望兮跳扶桑以
 停佇謂靈威以問路兮乘谷風而振宇遂假載於
 羲和兮憑六螭以南處翥衡嶽而顧步兮濯江湘
 以自潔嚼炎州之八桂兮踐九疑而遙喬即蒼梧
 而宗舜兮拂埃露以就列採輕越而肅帶兮切寶
 犀以貫介訢淳風之淪覆兮話蕭韶之湮滅召熊
 狸而叙釋兮問重華之風桀余乃飲正陽之精氣
 兮遊丹丘而明視指祝融以求烏兮御朱鸞以修
 指因景風而凌天兮迴靈鵬以西履降黃渚而造

稷兮慰稼穡之艱難訪有節之詵詵兮遇何王而
 獲安然後陟崑崙之翠嶺兮擘瓊枝而盤桓步玄
 圃以溜澆兮咀玉英而折蘭歷崦嵫而一顧兮俯
 沐髮於消盤仰徙倚於閭闔兮請帝闈而啓關天
 次寥而廓落兮地寂寥而遼闊飡淪陰以禪氣兮
 珮璠玕而鳴鏘拜招矩而修節兮少躊躇以相羊
 祈騶虞而總轡兮隨泰風以飄揚轍不周而左旋
 兮縱神駟以北望尋流沙而騁轡兮暨陽周以緜
 駕靡芸芳以馥體兮索夷社而袂衙奉軒轅而陳
 辭兮申時俗之不暇適岐伯而修命兮展方技以
 問伯欵沆瀣之純粹兮闕寒門之層冰聆廣莫之
 飈瑟兮覲黔羸而迴疑擁玄武以涉虛兮瓦神寘
 而威陵象駿隼而晻鬱兮途漫漫其難勝笑飛廉
 而前驅兮使獨龍以輝澄歸中樞而睇睨兮想玄
 冥之已周慨飛魂之無寄兮颯颯而上升引雄
 虹而登峻兮揚雲旗以軒遊躍八龍之蜿蜿兮振
 玉鸞之啾啾寒彗星以朗導兮委升軻乎大儀教
 重暘之帝宮兮凝精魂於旋曦扈陽曜而靈修兮
 豈傳說之足奇但至槩之
 不可俊兮寧溘死而不移

晉武帝勞汲郡太守王宏詔

朕惟人食之急而懼

念在于農雖詔書屢下敕勵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殖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否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鑿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晉饑人食不足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梁武帝汝頴建州詔

二豫分置其來久矣今汝頴

為豫州壽春為南豫改合肥為合州北廣

守視晉

宋齊諸陵詔

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

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勿令細民妄相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克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

隋煬帝營東京詔

乾道變化陰陽所以消息沿創

不變施化何以成四時人事不易為政何以釐萬姓易不云乎通其變使民不倦變則通通則久有德則可以久有功則可大朕又聞之安安而能遷民用丕變是故姬邑兩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湯后之業若不因人順天功業見乎變愛人治國者可謂歟然洛邑自古之都玉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見洛陽自古皇王何嘗不留意所不都者蓋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庫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維日復一日越暨于今念茲在茲興言感哽朕肅膺寶曆纂臨萬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漢王諒悖逆毒被山東遂使州縣或淪非所此由關河懸遠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居復在河南周遷殷人意在於此況復南服遐遠東夏殷人因機順動今也其時羣司百辟僉諧厥議但成周墟塔弗堪葺宇今可於伊洛營建東京便即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也夫宮室之制本以便生

上棟下宇足避風露高臺廣廈豈曰適形故傳云
 儉德之共侈惡之大宣尼有云與其不遜也寧儉
 豈謂瑤臺瓊室方為宮殿者乎土堦采椽而非帝
 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
 也民惟國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孰與不足今所營
 構務從節儉無令雕墻峻宇復起於當今欲使卑
 宮菲食將貽於後世有
 司明為條格稱朕意焉

北魏世祖都洛陽立太學詔

高祖德格兩儀明並日月博文教以懷遠

人崇禮學以旌俊逸徒縣中區光宅天道總霜露
 之所均一吉卜于洛浹戎繕兼與未遑儒教朕纂
 承鴻緒君臨寶曆思模聖規述遵先志今天地清
 寧方隅無事可勅有司准訪前式置國子立太學
 樹小學
 於西門

孝文帝祭嵩高山文

維太和十八年敬昭告于嵩高中嶽之靈太極分渾兩儀

是生辰作乾寶嶽樹坤靈昭彰天地吐納五精唯
 中挺神祥契幽經日月交暉寒暑遞成萬象合和

兆類孳盈爰自化闢俶慶胥庭軒轅曜哲伊祁載
 形逮于有周實光洛禎川潛龍光山隱鳳停三才
 憑微七曜依明人倫傾首百神柔誠造厥區夏歷
 茲三正應符代績孰不斯營曰乎皇魏飛虬玄并
 螭騰穹象用九黔羸新邦興畧不猷罔清佗瓊指
 陰淹翠濕亭河圖曠覽升中闕銘朕承澁統誕邀
 休宏開物成務載鑠成齡遷宇柳方闡繩塵城則
 直之興百堵若星日躔流馥月陸芬馨鏘旋紫宿
 景曜黃衡鸞聲嘒嘒鸞和嚶嚶歸益如雲還輶若
 霆惟嵩崑崑峻極吳青惟邑翼翼長啓魏京薦玉
 告虔用昭永貞納**祭河文**維太和十九年皇帝告
 茲多福萬國以寧于河瀆之靈坤元涌溢
 黃瀆作珍浩浩洪流實禪陰淪通源導物含介藏
 鱗啓潤萬品承育蒼旻惟聖作則惟禹克遵浮檝
 飛帆洞厥百川朕承寶曆克纂乾文騰鸞淮方旋
 鷁河瀆龍舫御瀆鳳旆乘雲汎汎棹舟翾翾沂津
 宴我皇遊光余爨瀆肇開水利漕典載新
 千艫桓桓萬艘斌斌保我大儀惟爾作神

唐太宗建東都詔

朕聞踐華固德百二稱乎建瓴
 洛歸仁七百崇乎定鼎是以

控膏腴於天府啓黃圖於渭濱襟沃壤於王城摛綠宇於河渚市朝之城麗皇州之九緯丹紫之原邈神臯之千里二京之盛其來自昔心茲宇宙通賦貢於四方交乎風雨均朝宗於萬國曲阜之規猶勤測圭之地戴華豈得宅帝之鄉獨稱都於四塞里王之邑匪建國於三川宜改洛陽爲東都

贈殷太師比干詔
 望諸列國之相漢主尚求其後
 况乎正直之道邁青松而孤絕忠勇之操掩白玉而振彩者哉殷故少師比干貞一表德臣隣成性以明允之量屬無妄之辰玉馬遽馳愍其邦之殄悴寶衣將燎惜其君之震霽見義不回懷忠蹈節讜言纔發輕其百齡之命淫刑既逞碎其七尺之軀雖後周王封墓莫救焚原之禍孔聖稱仁寧追剖心之痛固以冤深終古悼結彼蒼朕觀風趙北問罪遼東碣湮途麥之墟緬懷梓林之地駐蹕而瞻荒隴願以爲臣撫躬而想幽泉思聞其諫盡忠之義又闕于徃册揚名之典無聞于後代宜錫寵命以展夙心可追贈太師謚曰忠烈公仍遣三品持節祭告四品爲副封崇其墓修葺祠堂州縣春

秋二時祀以少牢給隨近五戶以供祭享及灑掃

玄宗賜隱士盧鴻乙還山制

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

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遯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乙抗迹幽遠凝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卧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飛書巖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弘政理而矯然不群確乎難拔靜已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嚴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終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百碩絹伍拾匹克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狀聞

甫河南尹制

三川作都四方取則任能而理求舊爲先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賓客上

柱國崔隱甫冠冕碩人朝廷偉量士林之秀公望攸歸直而能溫寬以濟猛累踐臺閣備彰德器輦載之務風化所急鎮茲雅俗俟彼正人宜受任於兼官俾重臨於故府

肅宗授李勉河南尹制

四方取則千里分折實惟洛之都杏爾尹京之任

御史中丞東都畿內觀察使李勉才茂宗枝名惟公器風標自肅操履愈高智畧可仗於安危忠貞克同于休戚親賢是賴中外必聞屬肆觀觀風三川展義來蘇望切處劇才難實資模楷之良共緝保釐之政

憲宗答杜兼謝授河南尹璽書

卿文通吏道學達政源凡歷官常輒

聞績効觀能以授俾亞理於三川試可而遷宜專臨其一府盡委封畿之政仍兼運漕之權歲時之間行有勞効勉共爾職重副予懷

文宗授裴休汴州節度使制

將相大臣內外迭任入奉股肱之寄出為

藩翰之雄無爽具瞻式彰注意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子裴休氣稟嶽靈夢叶巖瑞威鳳孤翔於玉圃仙鶴獨步於芝園學精典墳文緯邦國自披廷對策諫列升班粉署擅貳卿之榮綸

闡回五字之妙自司饋運整葺牢籠策畫每得於親聞功庸必見於顯効章程軌範歷試無差是用付以權衡宜承任委咨之遠畧炳然大綸四后協心萬方繫爾今百度有截庶績冀凝前時屢以疾辭猶煩卧理豈無優賢之道因遂由衷之意乃眷梁苑實為重藩荒大原於周疆接小沛於貢壤富庶將及懼勇無譁仁化已洽於一方清風漸扇於全境閉關自固懸旆不鳴可仗台臣寘之靜理爾其踐厥位暢厥庸侯服既增相印不解輔弼莫繫於遠邇聲容暫間於朝昏敬哉戒之服我重命可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亳州太清宮散勳封如故

宋太祖幸西京詔

建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况削平江表底定南

方推率土之混同自上天之鑒祐內慙涼德感是洪休得不罄以恭虔申其告謝睠維京而四顧兆陽位於南郊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朕今暫幸西京有事于圓丘宜令有司各揚其職禮容儀衛典故在焉祇事肅成無或煩擾諸道府不得以進奉為名輒有率歛凡在中外當體予懷

太宗除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制

天道無私日月星辰助其照皇王不宰股肱輔弼
 代其工所以端拱守成垂衣制理永建丕平之景
 運遐追三五之令猷其有業茂經綸才推謹厚參
 大政而已淹星歲秉至公而無捨寅昏宜頒出綍
 之殊恩俾正持衡之重柄爰擇剛日特降命書推
 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柱國東
 平郡開國男呂蒙正四氣均和五行鍾秀有濟時
 之畧輔之以溫恭挺命世之才守之以循默爰都
 舜旌之進善遂指魏闕以來儀臨軒觀敏瞻之能
 射策見縱橫之畧暨茲登用益著謨明公忠推社
 稷之臣凝重見廟堂之噐眷茲大體久鬱具瞻屢
 宣作礪之功克懋秉均之績別錫褒功之美號仍
 陞馭貴之崇階勲籍增榮井田加賦預列候之峻
 爵同大利之計書顧優恩之在茲諒名噐之無假
 於戲雲從龍而風從虎今也其時啓乃心而沃朕
 心必求諸道爾宜周旋度政佐佑眇躬緩茲宵旰
 之憂翊我隆平之運
 同底于道豈不美歟

真宗伊尹廟碑贊有序

始就於桀以勸人臣之忠後歸於湯以濟天下之難

咸有一德敷祐萬方大節昭明明嗣王服其訓餘慶
 不墜令子承其家舊禮攸存明祀新享朕因駐蹕
 永用懷賢聊復刻銘庶幾旌善贊曰成湯之仁溥
 率來賓阿衡之忠天輔成功民難既平嘉謨寔貞
 王室不衰大訓可知蘋蘩之祭
 傳于永世金石之刻表予褒德

仁宗授陳堯佐判鄭州詔

朕纂紹丕圖又寧區夏務審求賢俾秉國鈞其

有當代天工鬱為時棟精練可以寧庶績溫裕可
 以範羣倫示倚毗于老成期緝熙於庶職朕志先
 定物論攸歸載揆嘉辰告于庶位戶部侍郎上柱
 國穎川郡公陳堯佐文惟高古噐蘊沉和茂經世
 之遠猷藹幹邦之偉望早登薦于公府方外領于
 輔州山甫志在于將明陳寵性敦于周密宜正國
 台之重足調鼎味之和列書殿之崇資膺雲臺之
 美號宜封采地並有嘉焉入奉弼諧尤增屬任教
 簡易所以肅朝政脩名實所以叙時材惟深博所
 以奉咨詢惟方重所以鎮浮競擇于中道經以大

猷輔于眇冲類於哲又於戲中樞之任庶務養成
下以遂萬物之宜上以增三階之耀師任之重式
副于具瞻股肱之良允為于
國體祇服厥位勿替廼誠

命張中庸為開封府

京師衆大之居其俗具五方而諸侯所視
法也號稱難治蓋自古記之為之尹者專

用擊斷則網密俗傲崇之以寬則威信不立故當
擇精明疏通之人以參其職兵部員外郎張中庸
材劇而用博行修而志堅處煩決疑必有餘裕俾
贊浩繁之政當適寬猛之中此乃根本之地爾惟

欽
除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制
三台處中

以裁萬物之化四嶽總外以牧黎民之蕃如山河
之經九州如股肱之衛一體出處之際朕無間然
具官富弼復貫有元蹈中弗勉學幾聖而獨至識
造物之未形貴名起於三朝盛德儀于百辟鄉召
從於列屏俾進翊於冢司為日尚新何恙靡已未
及經邦之務遽陳避位之辭詔雖屢而莫回章甫
卻而復至朕撫然自念嗟莫能勝既閱勞於政幾
其聽遂於私佚建彼徐節以殿東郊守茲洛符以

保西宅乃位鴻鈞之貴尚優黃髮之行於戲不處
成功專老氏榮名之畏其旋元吉要義經履道之
終雖弗從於吾游
亦自保於而福
除文彥博司徒判河南制
秉國大鈞

絕席廟堂之上經時常武運籌樽俎之間維吾老
成多所更踐懇辭幾務往殿近藩敷告于廷進疇
厥位推忠協謀崇仁同德經邦贊治守正保運亮
節佐理功臣樞密使劔南西川節度管内觀察使
處置橋道等使開封儀同三司守司空簡較太師
兼侍中兼郡牧制置使行成都尹上柱國潞國公
文彥博器質宏偉智謀靖深逮事祖宗蚤登丞弼
周旋左右當四海之具瞻密勿樞機寔萬邦之為
憲肆予纘御屬在倚賴深惟注意之勤勉徇均勞
之請眷言耆舊宜所褒崇增秩上公衍封真賦光
華故里揭全晉之旌旄偃息各城壯陪京之屏翰
出入中外始終顯榮於戲進而論道經邦則必告
嘉猷于后退而承流宣化則必下
膏澤於民爾惟欽哉尚多受祉

哲宗立皇后孟氏制
正家者義之先大昏者禮之
本朕繼體持盈側身思永太

母以萬世為心命度宗事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
坤儀載蠲吉日敷告大庭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
候詹州防禦使贈太尉孟元孫女幽閑專靜
雅應柔則天作之合人謀協從可立為皇后

英宗封韓琦魏國公誥

王者紹景炎之序履皇極
之尊永惟置噐之艱屬在

佐王之畧睠夫上宰翼我先朝適及委裘之辰肆
于奉瑁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明逮躬丕務之咨
敢後元勲之獎首專邦渙誕告朝倫門下侍郎兼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琦噐博而適時
道闕而濟物稟星辰之精粹會日月之休明歷宣
外勞更倚二柄蹈燹險之一節寄安危之大機仰
文考之知賢絕時髦而登用維召公之託嘗聞顧
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橫之兆蓋懷先見者
識之遠決至慮者材之英天扶不拔之基神贊非
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正黃闈之台符隆以
封爵之文益之戶田之數以蕃爾寵以懋爾庸於
戲天視靡私居飭有邦之畏民公曷戴一歸厥后
之仁念先猷之弗敢康顧成業
之不可恃益經茂烈永佐昌圖

神宗封富弼為鄭州公制

秉錄膺圖將繼配天之
大業銓時論道必資名

世之元臣以言乎體貌則舊德之英以言乎望實
則羣材之表爰立作相宜莫如公丕昭寵數之殊
乎告治朝之聽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書左僕射昭
文館大學士富弼智資大雅德懋碩膚學足以造
聖人之微幾足以通天下之變繇賢科之得雋摠
遠業以奏功在仁祖時則首冠廟堂有弼諧九德
之美在英考世則再登樞府有折衝萬里之謀庶
績已熙太平將洽屬留侯之多病容留度以為藩
愷悌所宜神明自復方王家之不造固賢者之有
為昔居猷猷而志猶在於愛君今處朝廷而義豈
忘於憂國是用召從方守進拜元台仍左揆之舊
班兼東臺之茂秩爰田衍賦盟府易勲茲寔異恩
庸昭注意於戲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
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
以承流遠則四徼傾風以待命凡予
欲治惟爾責成勉盡嘉猷用光丕訓

元世祖命許衡為懷孟教授制

咨爾許衡天資雅
厚經學精專諸凡

講論之間深得聖賢之奧受罰者恐陳君所短為盜者畏王烈之知所在嚮風真堪正俗可令於懷孟董等處選揀子弟俊秀者舉歸教育取作範模再令董子惟前有傳受之弟子重使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毋喪

追封程顥豫國公詔 朕惟三千之斯文以弼予治

瞻言往哲式克似之故河南伯程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繫百世之真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於戲緬想德容儼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敷渙號以風行服此

追封程頤洛國公詔 朕惟孟氏以寵章益綿道脉

不有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隨時從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尚稽於封册昨之大國庸示褒崇於戲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人龍黼黻匪徒侈於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命可追封洛國公王者施行

明太祖改正嶽鎮海瀆城隍神號詔

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

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彝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府州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皆以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時一方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制應祀神號開列于後

○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

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一四瀆稱
 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
 瀆大濟之神○一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城隍
 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一歷代忠
 臣烈士並依當初封爵稱之○一天下神祠無功
 於民不應祀典者即係淫祠有司毋得致祭於戲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
道 荷上天后土之眷命蒙神之効靈以致平羣雄
 中國康寧然於神之祀若以上古之君言之則君
 為民而禱載有春祈秋報之禮於斯之祀者有望
 於神而祭者有狩於所在而燎瘞者今予自建國
 以來十年于茲國為新造民為初安是不得親臨
 所在而祀神也特遣開國功臣湯和道士陳玉京
 劉崇玄以如予行奉犧牲祝帛於祠下以報効靈
 自今以後歲以仲秋詣祠致祭惟神鑒知○昔者
 元運將終英雄並起民受兵殃時予亦與羣雄並
 驅輯兵保民上帝默相山川受命効靈所在必克
 轉戰五年餘方乃兵偃民息眾樂生生之計天下

太平二十八年矣今洪武乙亥四月間廣西布政
 司報蠻彝之長龍州趙宗壽奉議州黃世鐵不循
 治化負固殃民兵興之事本重既行不敢不告所
 以告者兵行十萬各離父母妻子途間饑飽勞逸
 山嵐瘴氣染患者有之此兵行之難兵入其境良
 民受害荆棘生焉民驚且移未有不傷此其所以
 告也其所以告者但願瘴癘之方化煙嵐為清涼
 之氣早殄渠魁良善安業軍士速回各得完聚以
 養父母是其禱也然予未敢徑告上帝惟神鑒之
 為予轉達謹告○昔者元末兵爭傷生者眾予荷
 皇天眷命嶽鎮海瀆山川効靈諸將用命偃兵息
 民今三十年矣兵燹之餘民方安定邇來西南戍
 守諸將不能昭布仁威但知肥己害人致令諸彝
 苗民因窘而奮怒會攻屯戍致傷戍守善良者予
 非敢用兵由是不得已指揮諸將帥兵進討然山
 川險遠彼方草木茂盛煙嵐雲霧翳鬱之氣吞吐
 呼吸則必為害此行人眾各辭祖父母父母妻子
 涉險遠以清邊彝以安中夏萬冀神靈達于上帝
 賜清涼之氣以清煙嵐早定諸彝速歸營壘得奉
 祖父母父母眷屬團圓是其禱也今年九月二十

六日兵行特遣人賫香帛牲醴先詣神所謹告○淮瀆濟瀆北海告文俱同

文 朕生後世為民於草野之間當前元失馭天下

紛紜乃乘羣雄大亂之秋集眾用武荷皇天后

土眷佑遂平暴亂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今已四年

矣君生上古繼天立極作烝民主神功聖德垂裕

至今朕典百神之祀考君陵墓在此然相去年歲

極遠朕觀經典所載雖切慕於衷柰稟性之愚時

有古今民俗亦異惟仰神君萬世所法

特遣官奠祀于陵聖靈不昧尚其納焉

商王高宗

陵告文 曩者有元失馭天下紛紜朕由此集眾平

亂統一天下今已四年矣稽諸古典堯舜

繼天立極列聖相傳為烝民主者陵各有在雖去

古千百餘載時君當修祀之朕典百神之祀故遣

官齋牲醴奠祭修陵君靈不昧尚惟歆

饗○漢光武周世宗宋諸陵告文俱同

免河南境

內稅糧詔二道 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眾渡

眷佑西取陳友諒以安荆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

吳遂至八番直抵交廣以極于海悉皆戡定重念

中國羣雄並起以致干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命

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餉給軍

不辭千里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効

-5 238 35 916" data-label="Text">

順何忍復勞朕為天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

省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

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蠲免近者平燕都下晉冀

土地疆宇今盡為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於

徵歛尤甚齊魯之民其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附

地面洪武二年稅糧亦與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以

來久欲惠之柰東西未平則出師所經籍資糧餉

-2 238 38 916" data-label="Text">

是以未遑今晉冀既平大兵已入秦矣除北京河

南所轄宿徐等州已免稅糧外西抵潼關北界大

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秋稅糧盡行蠲免

以遂朕之初意○於戲惟皇上帝眷我生民自一

統以來雖暫有雨暘之愆期終未凶荒然朕豈不

知江右之民減衣薄食助我興王供給浩繁安無

貧窘特以洪武十五年春秋稅糧除官田減半入

-2 238 38 916" data-label="Text">

官不為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其江西浙江雖

次第歸附為首定中原人民為我供給越大江入

淮河抵北平而漕河南民甚勞矣邇年以來江東

淮

東

入

東

東

江西浙江及直隸府州官吏糧長不行優恤小民已行問罪亦以今年秋夏稅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為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所有河南山東民人淳實無巧以取愚無強以凌弱篤力於田畝且山東之民東給遼左北給北平民資倍焉河南之民北供山西歲助關內斯二布政司稅糧今年夏秋盡行免之

諭河南布政司及諸府州縣官吏
大河之水非尋常之水若所在牧守心仁吏如律事則河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勢若牧守包藏禍心吏不法以行事則河流洶湧駕洪濤於平野魚鱉游園林如此則牧守郡吏將必禍焉舊歲河南來奏河水瀰漫於州皆徙民居田園為之一空朕於日夜寃心河水為患田園一空桑麻盡為所蕩衣食既闕將何立命况且東作將興老幼艱辛今特命駙馬李祺賞朕勅命往被災處所優給兵民雖不足厚給之恩終解吾民之苦爾

命宋國公馮勝節
諸職事一如朕命奉行毋怠

制河南勅
河南為天下重鎮地廣民稠士馬甚眾方今大將軍征北特命爾節制其地宜

休息民力訓練
士卒以佐征討
賑濟河南饑民諭
河南諸府軍馬頻年不休地畝徵輸重於他處自今民戶止納原額稅糧荒田聽其開墾有司不得科擾違者罷職

成祖中嶽廟告文
比者安南逆賊黎季犛及子黎蒼逞兇肆暴屢攘邊疆侵奪思

明府祿州等處地方予加寬貸不肯與師問罪但遣使諭使還地黎賊巧詞支吾所還之地多非其舊還地之後復據西平州又侵寧遠州逼脅命吏占管人民劫掠資財殺擄男女邊境之民受其殘酷安南之人並被其害誅求百端老幼不寧占城之地累年遭其劫掠予數遣人告諭其改過而賊稔惡日甚罔有悛心予為天下主視民塗炭安忍弗救乃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志在弔民豈敢用兵實出於不得已賴皇天后土眷佑嶽鎮海瀆效靈將士奮忠鼓勇悉掃蕩其孽黨撫安其良善尚念將士暴露于外離其父母妻子山川險阻道里迢遙今天氣炎熱恐嵐瘴鬱蒸起居失調易於感疾予夙夜念此寢食弗寧萬冀神靈鑒予誠悃聞于上帝賜以洪休潛消瘴癘早降清涼詣神所祭

告○淮瀆濟瀆 北海告文俱同 **太昊陵告文** 自古有天下功德及民者當享百世之祀

我國家崇祀古者帝王厥有常典今朕遵奉祖訓 奉天征討即位之初永惟聖帝明王陵寢所在不

可不敬是用奉香幣牲醴以祭惟皇有治世之功 有安民之德歷世雖遠神靈不忘其尚默贊玄化

孚佑邦家永臻太平之福朕其敬祀萬世無斁 免 ○商高宗漢光武周世宗宋諸陵告文俱同

河南等處租糧雜稅詔 朕祇承天命統御萬方永 惟致治之機尤重安民之

道悉心康濟夙夜不忘比者營建北京宮殿需材 於下國之大事誠非得已軍民趨事赴工盡力不

懈眷其勞苦朕甚愍然所司不體朕心之艱難一 毫不以上聞督責逋負鞭箠逼迫又甚困乏甚失

撫綏之意其河南山東山西軍民衙門自永樂五 年以前逋年拖欠并追賠未完夏稅秋糧鹽糧馬

草諸色課程賦罰等項一應係官錢糧物件詔書 到日咸與蠲免於戲施政以撫字為先養民以寬

恤為本特敷恩惠用慰勤 勞故茲詔諭咸使聞知 **賜侄周世子有燉純孝**

歌序

朕聞至孝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匹夫匹婦一 念誠切金石可貫豚魚可孚載之方策信不

誣也矧於死生之際所處尤甚古今孝子欲代父 死者幾何人哉建文用讒者誣構爾父逮爾父子

至京備極苦辱有燉不忍父之無辜遂自承伏言 父不知狀以死自期畧無怖色建文由是竄爾雲

南窮困萬狀終無悔辭茲非能處死生之際庶幾 古人之至孝也歟朕遵古道惇明信義匹夫匹婦

尚褒顯之况爾朕之猶子骨肉至親志行純誠造 次不易其言顛沛不改其義死生存亡不懼其志

富貴貧賤無幾微動於顏色流離道路羈囚瘴癘 克全爾生至有今日實由爾父慈子孝天地鬼神

護相之也是用作歌以釋爾心以詔來世歌曰維 我皇考建樹宗藩鞏固基圖實衍實安我有令弟

分封于周帶礪河山永孚于休孝友之道稱于考 妣人無間言以及兄弟建文嗣位信彼儉人讒言

勃興構弟于屯父子羈累家邦蕩析欲誣以法陷 之大逆維爾嫡長孔孝且仁篤愛其親弗顧其身

陳詞懇訴為父釋愆言意弗通孰不爾憐父既貶 斥爾益興嗟蠻烟瘴霧各竄天涯有若編氓因辱

藝文

奴隸見者歔歔聞者出涕衣不掩體通食穴墻幽
 憂連歲艱苦備嘗天運循環過眼倏忽善惡之報
 纖毫不忒我亦遇難奉天舉兵拯爾沉淪宗社之
 靈遣使南來歸爾萬里父子相見驚乎悲喜爨倫
 載叙骨肉重權俯仰天地永矢弗諼天報爾忱捷
 於響影我表爾孝著之歌詠曾參閱損名教所稱
 爾則效之聿駿有聲效法古人
 儀範太祖永奠宗藩光華海宇

仁宗追封張玉為河間王謚忠武誥
臣其有非常

之功德者則必有極盛之爵號以顯之所以崇獎
 忠賢而報稱之義也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忠顯張玉
 秉正直之節蘊雄武之才沉毅有謀英果能斷事
 朕皇考太宗文皇帝於潛邸多歷歲年克効忠蓋
 屬當臨危之際首贊靖難之圖畢力一心摧克賊
 醜筭無遺策動有奇功暨大業之垂成竟奮軀而
 死義我皇考疇其偉烈錫爵上公雖已備於哀榮
 軫聖情而未已肆於今日復舉爨章特加封為河
 間王進謚忠武配享太宗文皇帝廟廷於戲忠精

義氣煥日月以如生德勝顯名與
 國家而同久佑啓爾後永翼皇家 **賜戶部尚書**

太子賓客郭資致仕勅
卿事我皇祖皇考今四十

於六卿遭遇如斯可為極盛然卿有質實之資剛
 直之氣心之所向維在國家有利於上毅然身任
 不畏強禦雖怨聚於已而不暇顧雖害將及已而
 不知避可謂忠貞篤實之臣矣朕初嗣大統嘉與
 老成共圖治理矧肇建儲副兼資贊輔顧卿抱疾
 累歲步趨惟艱不忍強勞以事今特陞為太子太
 師俾致仕歸嗚呼念二十年之前與卿同處一城
 早暮相聚勤勞艱苦其何可言今太平無事當相
 共樂於安逸而卿以疾而去能不感於懷哉今
 命戶部卿戶下稅糧及一應差役皆蠲免卿歸休
 鄉里惟強飲食慎醫藥優游
 自適以娛暮齡以副朕眷懷

宣宗中嶽廟告文
予新嗣祖宗大位統理下民夙

隆助相俾雨暘時順災沴不生百穀用成民用康
 濟國家清泰永賴神祚謹以香幣達予至誠惟神

鑒格○淮瀆濟瀆 命河南撫按諸臣勘災勅皇帝勅諭

北海告文俱同 巡撫侍郎于謙及河南都司按察司巡按監察御史朕撫恤兵民惟圖民安夙夜在念孜孜不忘今

聞歷夏不雨亢旱為災農畝雖種無獲者多朕甚憫之勅至爾等同衛所府州縣官躬詣田畝踏勘

如果係災傷卽具實奏聞就將本年官民田地秋糧及屯種子粒以十分為率俱免四分爾等宜十

分用心提督整理不可怠忽以險遠之處爾等不能遍歷聽各委廉潔官員前去踏勘務在的實以

恤民隱庶副朕心然近年各處奏災傷者其衛所府州縣官吏多有附下罔上誣熟為荒一槩陳奏

以圖免爾等其深戒欺弊嚴督所屬必審驗其真實毋為欺謾若仍蹈前非在後再遣人覆視不實

爾等及府州縣衛所官吏里老旗甲人等俱處以重罪不恕其慎之慎之故諭 賜尚書許

廓巡撫河南詩河南百州縣七郡所分治前歲農

生曷由遂顧予位民上日夕懷憂慮爾有敦厚資其往勤撫字徙者必綏輯饑者必賑濟咨詢必周

歷毋憚躬勞勤虛文徒瑣碎所至見實惠勉旃罄乃誠庶用副予意

英宗中嶽廟告文子奉天育民愧涼於德致茲久旱災及羣生夙夜省躬中心倦切神司方嶽憂憫諒同雨農以時宜任其責特茲

致禱尚冀感通弘布甘霖用臻豐稔匪予之惠時乃神休○淮瀆濟 賜都御史顧佐致仕勅卿祇事瀆北海告文同 京尹長通政司憲紀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廉明之

操公忠之行確乎不拔卓然名臣朕嗣承大位方資老成翼贊治理而卿嬰疾游歲未瘳每於朝參

步履不易深軫朕心今不欲煩以政務特賜鈔五千貫命致仕還鄉自古有言人惟求舊朕固不忘

卿也已勅戶部優免卿家雜泛差役卿其體朕至意安精神慎藥食願養天和優游

田里用享清平之福於永遠欽哉

景帝中嶽廟告文三道國以兵民為本兵民以食為天仁政所先孰加于此

方秋百穀將實重以漕運方殷雨澤罕敷河流多決兵民所望疇當副之夫朕為國子民而神為民

捍患實皆天職然有司存朕所能為豈敢畏難於朝夕神之易舉詎可辭勞於指麾沛膏雨以作豐年助順流而為通道願有禱也冀無負焉○茲者農務方殷所憂旱澇豐歉所係尤切朕心神主茲方計不異此雨暘時若其職在神尚運神機俾從民欲民苟遂豐登之願神益彰庇利之仁專俟感孚以慰虔禱○恭承天命重付躬民社所依災祥攸繫志恒內省政務外乖茲者雨澤不敷河流欠浹舟船淺滯禾稼焦萎災患由臻公私所病窮惟所自良有在茲然因咎致災固朕躬罔避而轉患為福實神職當專夫有咎無福過將惟一而轉患為福功孰與均特致懇祈幸副懸望○淮瀆濟瀆河瀆北海

濟瀆廟告文
天降膏雨在風雲率其職地湧甘泉由嶽瀆効

其靈天地之澤施必風雨嶽瀆不得辭其責也今歲雨暘時序所以澤萬物者至矣而獨流不決所以灌百川者歉焉河不由道而水決於海泰山泗濟之源復秘南北漕運之渠日涸此雖軍民之患實關天地之仁固朕不德所召而神之責何如天地均有矜惠生民之心神可獨無奉若天地之意

務使河循古道分漑朔南而復誕布泉源廣慰輿望神既有以塞其責朕亦有以賴於神神其鑒格專候感孚○淮

遣官招撫河南流民勅
今聞河南瀆廟告文同

州等處多有各處逃來趨食流民或與本處居民相聚一處誠恐其中有等小人久則至於誘惑為非難以處置今特簡命爾往彼處會同左副都御史王來及彼處三司堂上官并原專一撫治流民官員及巡按御史及本府州縣堂上能幹官平日為民所信服者分投設法小心招撫令各自散處耕種生理有缺食者量給米糧賑濟無田種者量撥與田耕種務令得所宣諭朝廷恩重使之警悟不許急逼致有激變又為患害其中果有能體朝廷恩恤各散復業者量與免其糧差三年庶俾有所慕戀仍提督所在衛所官軍操練軍馬固守城池如有寇盜生發即令相機勦捕毋致滋蔓爾為近臣受朝廷之委命必須夙夜盡心以畢乃事不可因循怠忽有悞事機如違罪有所歸事妥民安之時具奏俟

追封張輔為定興王謚忠烈誥
國家命然後回京

臣下有能以死勤事視苟存不如無存以身殉難視保身不如保國審如是焉贈必有以榮其終賞必有以延於世雖所以旌於既往而亦冀勉於將來而况豐功偉烈昭著於先朝宿德重望表見於當世者哉爾奉天靖難推誠宣力輔運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英國公張輔累朝良弼一代元勳嘗扈蹕奮不顧身而臨危其於死難朕深嘉憫事足褒榮茲特追封為定興王謚忠烈遣官諭祭靈其有知服茲光寵

憲宗中嶽廟告文二道

比歲以來多方災沴雨暘

予曷為懷神矜于民忍降以災德澤崇深孰與神侔祈贊化機溥天之休責躬修行予敢弗篤庶幾與神同作民福謹告○國家敬奉神明聿嚴祠祀所期默運化機庇佑民庶乃近歲以來或天時不順地道欠寧或雷電失常雨暘爽候或妖孽間作疫癘交行遠近人民頻遭饑饉流離困苦痛何可言惕然於衷罔知攸措惟神奠鎮一方民所恃賴觀茲災沴能不寃心是用特具香幣遣官祭告尚

冀體上帝好生之德蓋予憂憫元元之意翰旋造化弘闡威靈捍患禦災變禍為福庶幾民生獲遂享報無窮惟神鑒之○淮賑恤河南等處詔朕親

祖宗

鴻業為天下生民主夙夜憂勤用圖康濟柰近年以來旱澇相繼歲數不登加以今春亢旱為甚京畿州縣被傷者多山東濟南等六府河南彰德一府災傷尤甚人民缺食十常八九守臣以告朕心惻然夫民生不遂實司牧之過如又坐視其饑窘窮困而不顧豈為民父母之道哉用是發倉儲出帑藏弘敷寬恤之仁永慰黎庶之望凡爾居官食祿為朕牧民者務加意賑恤毋生事煩擾仍諭居民鄰里相救有無相通共濟難厄以候秋成有積者毋閉糴自私自乖救急之義窮乏者毋流移轉展放縱非為以重害爾生於戲憂民之憂朕心良切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孝宗中嶽廟告文

伏自去冬無雪今春少雨田苗

未能播種黎庶實切憂惶予甚兢惕用是側身修省虔致禱祈惟神矜憫下民斡旋大造早霈甘澤以滋禾稼以濟民艱庶民有豐

稔之休則神亦享無窮之報謹告○淮瀆濟瀆北海告文同

命兵部尚書王繼

叅贊機務勅

朕惟南京國家根本重地而機務重

前職不妨部事叅贊成國公朱輔等守備機務整飭兵備固守城池操練軍馬撫安人民但遇賊寇生發隨即調兵相機勦捕毋令滋蔓凡一應軍民事務利有當興弊有當革者悉聽爾同守備內外官員計議停當而行其管軍管匠等官許各大小頭目人等若有科擾剋害私自役占下人致妨操練及工作等事者爾即禁約清理如法敢有故違者輕則量加懲治重則奏聞區處朕以爾才識老成特茲委任爾當益竭忠誠持廉秉公正身率下務俾事安人安以副委用如或處置乖方偏執誤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朕命勉之慎之

武宗中獄廟告文二道

去歲以來寧夏作孽命官致討逆黨就擒內變肅清

中外底定匪承洪佑曷克臻茲因循至今未申告謝屬者四方多事水旱相仍餓殍載途人民困苦

盜賊嘯聚勦捕未平循省咎由實深兢惕伏望神慈昭鑒幽贊化機災沴潛消休祥協應備我國家永庇生民○近歲以來羣盜為梗生靈被害在在早相仍妖祥疊見永思厥咎良切疚心爰與羣臣飭躬修政同期昭格庸迓神庥伏冀神明憫茲黎庶轉災為福綏我家邦不勝倦倦懇禱之至○淮瀆濟瀆北海告文俱同

忠致仕勅

卿以剛毅之資宏博之學策名制舉養

啓沃惟勤朕在春宮日侍講讀敷析義禮援據古今非道不陳正言無諱肆朕即位之初覃思舊學亟遷翰長歷試留都典禮寅清考課精核召登秘閣專掌絲綸更化以來遂叅機務屬時事之多艱方倚毗之有在顧以微恙累乞休閒朕以卿聲譽素重精力未衰勉留再四暫從展祭之情少慰鄉土之思冀卿速來懋樹勲業以行素志乃復申前奏詞意愈堅特示允俞用成雅尚命有司月給食米五石歲給人夫八名應役廕一子為中書舍人以延世澤仍降勅諭意於戲全節完名大臣之高

致尚賢懷舊朝廷之盛典卿其服此恩數優游暮
景願養天和表率鄉人風勵後學又以餘力著述
歌咏以成一家之言以鳴

贈光祿寺少卿朱紀誥

捐軀為國固臣子之素心錫命報功乃朝廷之彝
典顧茲忠烈豈吝卹恩爾封廣西道監察御史朱
紀早賁丘園未究時用爰生賢嗣為國憲臣榮受
褒封優游桑梓豈意潢池之盜犯我衣冠未收敵
愾之功乃罹鋒刃匪加寵褒曷勸臣工茲特贈爾
為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錫之誥命於戲生固有
死惟得死之為安名不假人必其人之可稱揭崇
階於綸渙昭異數於泉臺祇服命詞永光來世

世宗中嶽廟告文五道

朕奉天命子育萬民所冀
歲稔時和災患不作惟神

是賴茲者各處旱乾火災疫癘流行變異非常人
民流離死亡者衆廷臣以告朕心惻然惟神廟食
茲土作鎮一方見此困窮寧不矜憫用是命官齋
捧香帛特差撫臣潔齋備儀詣祠致祭為民請命
伏望明神大彰靈應潛幹化機時賜雨澤用消凶
沴變歎歲為豐年躋貧闕為壽域庶稱朕奉天子

民之意中心懇切惟神鑒知○比者各處山崩地
陷產妖隕星水旱蝗虫火災疫癘人民流殍變異
非常沴降自天朕心憂懼惟神司鎮茲土利濟一
方觀斯困窮寧不矜惻遣齋香帛特命撫臣備儀
致齋竭誠申禱伏望明彰靈應幹旋化機時賜雨
暘潛消災變豐年有望澤我生民庶免朕愆神其
鑒庇○維神鍾靈孕秀鎮奠一方陰翊國家其來
尚矣朕以寡昧恭承天命十有一年于茲敬事神
祇罔敢少懈顧儲宮未立恒切于懷茲者特具牲
帛醴齊遣官虔禱伏望茂著神功錫子元嗣則我
國家綿慶禩于無窮而神亦享福于有永矣○比
歲嘗命官禱嗣于神昨丙午孟冬之吉仰荷天賜
元儲亦神所贊佑者茲用致謝神其鑒歆而永惟
默佑焉○朕奉天命子育萬民所冀歲稔時和災
害不作邇者各處地方水旱兵荒人民遭厄危亡
載路災變異常朕心憂惕惟神上奉帝命奠濟一
方諒垂矜憫爰命潔士齋捧香帛特遣撫臣備儀
竭虔詣祠致祭所冀明神大彰靈應潛幹化機俾
氣序順調雨暘時若彌解災劫溥資豐泰庶同朕
奉天子民之意而神亦享祀於無窮矣○淮瀆濟

瀆北海告 **黃河澄清頌** 丁亥季冬十有六日河南文俱同 拖練湛璧越之四辰宮占叶吉縣吏來報戊子之

春廼命禮曹詳考其因宗伯獻夫述奏以申謂禮宜賀率屬表陳予慚弗允益勵恭寅請謝河伯朕

許曰然既而復思斯本自天遡源徂流禮有後先遣官馳往秉其精專甲申告吉露拜誠虔祀禮已

成仰荷蒼乾帝垂鑒歆稽首拳拳永懷庇眷勉進德焉既而群臣舞拜致賀予心甚愧稱之大過二

三輔臣作歌以頌錄以來呈其詞雍雍忠誠具悉心德協一尚賴匡弼勿或墮逸蒙帝錫瑞四海寧

謐德進業修罔敢自失大道當欽祖憲遵悉是訓是行恐恐慄慄政務惟善民 **南狩中嶽廟告文** 惟

困惟恤唐虞之際吾欲與匹 受皇天命中四方立鎮極統群功崇德峙台南幸 楚地適臨中土特修望祭之誠希神威加護佑神

鑒歆 **濟瀆廟告文** 惟神受皇天之命統北水之宗 道邇神源遣祭 **河瀆廟告文** 惟神受皇天之命統

以誠惟神歆之 南水之宗濟利人物

功德厚矣予躬之湘楚瞻視顯陵適當 **祭周文王**

渡師謹此祭告希神加佑咸保安平 文 昔者伏羲氏作三五相繼奉天宰世夏殷之後

景望茲因有事南幸廟瞻湯陰道所 **諭祭漢武侯**

從由特此遣祭惟王其鑒之歆哉 諸葛亮文 養高隆中非三顧不起戮力王室拜二

表乃行觀其禡孟德走仲達孔明其人 豪也歟惜乎將星殞地中道而殂漢遂不振皆天

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表忠有祠諭祭有儀靈爽不 昧尙其 **諭祭宋岳飛文** 昔宋運將終爾克盡大義

歆之 時檜賊不生則有宋或未至絕豈但爾亡於賊手 哉朕纘承天位今有事顯陵南之荆楚道經爾祠

特命重臣諭祭于 **命北直隸河南撫按等官賑濟**

爾惟爾欽承哉 饑民勅 邇者黃河汎溢霖潦異常播種悉空閭閻

發帑銀轉漕粟猶恐不能備及該吏部侍郎程文 德奏欲令前項地方府州縣官聽其便宜處置賑

給務在一一全活此朕本意也茲特命行人時通
 前往北直隸河南等處諭示各該撫按等官查照
 戶部議覆事理督率府州縣官破格從權設法賑
 濟為民立命以彌災變仍登記全活數目多寡以
 憑黜陟如或坐視漫無成效必重懲之夫朕為萬
 民父母一民不獲實朕之責禹思天下有饑者猶
 已饑之今之饑者眾而迫於饑為攘竊者又非其
 罪也爾撫按有司其務體朕至意宣力殫慮毋事
 虛文必臻實效以弘濟於艱仍將勅諭謄寫刊布
 及題准事宜大書榜文曉示百姓夫朕豈不欲與
 爾民同躋安樂享太平也而天災時變使爾顛連
 至此項者一二首惡倡盜累及脅從尋皆撲滅彼
 謂求生反以速死朕言及此惻
 焉哀矜凡爾臣民其各知悉 **存問周堵陽王書**
 茲者南郊禮成大頒恩詔朕念王政先於老老仁
 民始於親親惟王宗室懿親壽邁七十恩澤覃布
 所宜加隆茲特以羊酒幣帛令本府進奉官員順
 齋存問以見朕優禮之意專此以達惟王亮之
旌周府奉國將軍安河孝行勅
 近該河南撫按等
 官奏稱爾資性純

孝好謹守法躬侍父疾衣不解帶憂居毋喪不入
 私室宗室之中寔不多見朕用爾嘉茲特降勅遣
 官獎諭爾尚益篤 **賜大學士賈詠詩**
 萬幾有清暇書史陶吾情日與聖賢伍外誘難相
 嬰對時或感物興到句還成豁然融心性豈止諧
 音聲資卿為藻潤朕志益開明卿本中州俊簡在
 登台衡君臣際良難所貴德業并詩書本餘事治
 理須持平朕固諒卿志夙夜懷忠貞喜起協 **贈禮**
 舜樂交修和商羨卷阿有遺響終聽鳳凰鳴
部尚書許達誥
 授命持危志士重立身之節褒忠
 顯德哲王昭勵世之規事關萬古
 綱常粹鍾天地正氣式茲英烈宜懋寵嘉故江西
 按察司副使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謚忠節許達
 學明義利才瞻經綸宰邑靖巨盜之衝功全保障
 佐臬覺逆藩之變防謹履霜敢蹈伏機力倡大義
 柰何勢每格於謀始事多阻於訖成時不假以除
 奸命徒憤乎扼腕口劄罵賊惟知人有一心皆裂
 踞廷直籲天無二日存亡飄瓦鼎鑊虛舟耿浩氣
 以長存痛真魂之可憫雖頒卹典未盡褒揚特正

祀享之儀用極報酬之禮茲特加贈為禮部尚書錫之誥命於乎天地完名曠一時而僅見古今大節歷千載而彌芳爰進穹階用汗渙號靈其不昧服此誥詞

睦梁孝行勅

近該撫按官題稱爾性稟寬仁心存長厚好古樂善之風慕義篤倫之德

宗盟咸戴士庶共稱可謂大雅不羣者朕甚加焉茲特賜獎勵仍令有司辦送絲幣羊酒用為諸藩之勸爾宜益敦素履以永令名欽哉故勅

神宗存問大學士沈鯉文

朕惟用人求舊迺哲后之芳規憲老乞言實明

時之盛典矧重望夙瞻巖石而高年舉頌岡陵宜錫綸旌用彰渥貺卿純忠天植素履霜嚴珥筆鑿坡卽游夏之詞可贊橫經虎觀非堯舜之道不陳爰自講幄進登揆路清操如楊綰坐鎮有餘正色若王曾立朝不倚何意小群之未渙致令大老之孤睽當風波震撼之中迨雨雪晁消之後勁節不回於百折高名勇退于一辭鳳翔千仞之巔疇不欽其儀承龍卧五雲之上世共仰其清娛已踰尚

父之齡正歛箕疇之福睠茲耆碩載舉彝章特遣尚寶司司丞蔡毅中齎勅存問仍賜銀伍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彩緞四表裏以示睠懷於戲臨雍拜老代修祖割之儀虛席延賢時下安車之詔五百年有名世勿負經綸八十者杖于朝尚須輔弼朕將詔於黃髮卿益端其丹誠欽哉

鄭世子載堉勅

爾能非道不處惟義是循固遜王爵至厯屢疏敦復倫序克振綱常

朕心嘉悅茲特賜敕旌獎給祿建坊以示優賢之義仍令有司辦送絲幣羊酒以為諸藩矜式爾宜益懋素修以永令譽欽哉故勅

河南通志卷之第三十六

藝文二

賦

漢班固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曰痛乎風俗

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睹大漢之云為

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替而

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

之時攻有橫而當天計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

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

計不得以已也吾子魯不是睹顧躍後嗣之未造
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
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
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
壑無完樞邪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
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
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

聖皇乃握軋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
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
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
條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
恢復疆宇勲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
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
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
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
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
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恭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
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
則焉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
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
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
校德聊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旣該而帝王之道
備矣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
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鏢揚世廟正雅樂神
人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旣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
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
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顛翼翼光漢

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於是皇城之內宮室
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險不能侈外則因原野
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
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
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
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
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王輅乘時龍鳳蓋棼麗
齟鑿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
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
竟野戈鋌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
光飛文吐爛生風欲野歎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
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
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輜車霆
激驍騎電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睨禽轡不
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
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浚先驅
復路屬車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
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
俯仰乎軋坤叅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
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漭北動幽崖南燿朱垠

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讐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壘班王鴈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鉤管絃燁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彛間奏德廣所及僭佞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群臣醉降煙煇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後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滄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修織紉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織靡而不服賤竒麗而弗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營嗜欲之源滅廉耻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

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嘆玄德謹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願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未流温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陲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曩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峻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悚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實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楊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明堂詩曰於昭明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

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
懷多福辟雍詩曰乃流辟雍湯湯聖皇蒞止
造舟爲梁瞻瞻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
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靈臺
詩曰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
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其雨百穀蓁蓁
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寶鼎詩曰嶽修貢
今川效珍吐金景今歆浮雲寶鼎見今色紛緼煥
其炳今披龍文祭祖廟今享聖神昭靈德今彌億
年白雉詩曰啟靈篇今披瑞圖獲白雉今效素鳥
嘉祥阜今集皇都發皓羽今奮翹英容潔朗今
於純精彰皇德今侔周成永延長今膺天慶 張

衡東京賦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憮然有問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

而賤目者也苟有胷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
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鄙孤臣而惺繆公於宮
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周
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
羸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
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觜長

距終得擅塲思專其侈以莫已若乃構阿房起其
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大半
之賦威以參爨之刑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旣
蘊崇之又行火焉悚悚黔首豈徒踟高天踏厚地
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毆以就役唯力是視百姓
弗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錄
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
必固掃項軍於垓下繼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
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翫
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
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旣
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
之德武有大啟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
和厥敵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銘勳
爨器歷世彌光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
而爲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
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
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
革而用師哉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且天子
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人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

諒河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
 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
 邑也奄觀九輿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
 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背河
 左伊右瀍西阻九河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太谷
 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轅轅太室作鎮
 揭以熊耳底柱輟流罈以大岷温液湯泉黑丹石
 緇王鮪岫居能鼈三趾處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
 授羲龜書畀姒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
 繩則直莫弘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雉
 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
 之宅故宗緒中圯巨猾間豐竊弄神器歷載三六
 偷安天位于時蒸民罔敢或貳其恥威也重矣我
 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
 是除欃槍旬始群凶靡餘區宇又寧思和求中睿
 哲玄覽都茲洛宮日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
 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逮至顯宗六合殷
 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啟南端之特闢立應門之
 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飛雲龍於春
 路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

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温飭迎春壽安永寧
 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
 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螭永安離宮修竹
 冬青陰池幽流玄泉列清鴨鵝秋棲鵲鳴春鳴鵙
 鳩麗黃關關嚶嚶於南則前殿靈臺蘇驩安福謔
 門曲榭邪阻城湫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登少華
 亭侯修敕九龍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
 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其也青蘩錄水簷
 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獻鼈蜃與龜魚供蝸廬與
 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塲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
 馬半漢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
 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儀具經始勿
 亟成之不日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
 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教頒常復廟重
 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
 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
 相觀禋祈禘禘禘災於是孟春元日群后旁戾百僚
 師師于斯胥泊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
 琛執贄當覲于殿下者蓋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
 臚人列崇牙張鑼鼓設郎將司階虎戟交鍛龍輅

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晷晷撞洪鐘伐靈
鼓旁震八鄙軒轅隱訇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
是時稱警蹕已下雕輦於東廂冠通天佩玉璽紆
皇組要干將負斧宸次席紛純左右玉几垂裳而
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辯等尊卑以班
壁羔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
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
姜公侯卿士登白東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
而除其眚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荷天下
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僚逮
輿臺命膳夫以大饗饗餼浹乎家陪春醴惟醇燔
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熏熏千品萬官已事而竣
勤屢省懋軋軋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
先靈而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側陋開敢
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紫旅束帛之芟芟上下通
情式宴且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
所以爲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
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
紕絃縱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綵鞞厲結飛雲之
袷輅樹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焱悠以容

喬六玄虬之奕奕齊騰鳴驤而沛艾龍輶華轡金鉞
鏤錫方鈇左纛鈞膺工上瓊鑿聲噦噦和鈴缺缺重
輪貳轄疏轂飛軋羽蓋葳蕤葩瑤曲莖順時服而
設副咸龍旂而繁纓立戈迤邐農輿輅木屬車九
九乘軒並轂璚駟重旒朱旄青屋奉引旣畢先輅
乃發鸞旗皮軒通帛結旆雲罕九游闕戟轆轳髻
髦被繡虎夫戴鶡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
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囂戎士介而揚揮戴
金鉞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
隱麟麟殿未出乎城闕旆已反乎郊畛盛夏后之
致美爰敬恭於明神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雷
鼓巒巒六變旣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
群望咸秩颺禋燎之炎煬致高煙乎太一神歆馨
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
武以作配辯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尊赤氏
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
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
祠物牲辯省設其楅衡毛魚豚胎亦有和羹滌濯
靜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靈祖皇考來
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

脉起乘鸞輅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剡耜躬三推於
天田修帝籍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
已兆民勸於疆場感懋力以耘耔春日載陽合射
辟雍設業設簾宮懸金鏞鼗鼓路鼗樹羽幢幢於
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彛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爲工
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匪司旌并夾旣設儲乎廣
庭於是皇輿夙駕輦於東階以須消啟明掃朝霞
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
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
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闕騶虞奏決拾旣次雕弓
斯殼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
業滌饗餐之貪慾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驚
日月會於龍旒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
歡忻於春酒執鑿刀以袒割奉觴豆與國叟降至
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
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文德旣昭
武節是宣三農之隙耀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
園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
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旣估
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于上林結徒爲營次

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
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列具舉武士星
敷鵝鸛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迤匪疾匪徐馭不
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及輿
徒不勞成禮三毆解罟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
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咎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
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
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教旣瓌瓌焉岐陽之蒐又
何足數爾乃卒歲大讎毆除群癘方相秉鉞巫覡
操蒟侖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
礮雨散剛痺必斃煌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
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斬獠狂斬蝮蛇腦方
良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魍於神潢殘夔魑與罔象
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懼况魑蜚與畢方
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探索蒂日察區
甌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遑於是陰陽交和
庶物時育卜征考祥終然允淑乘輿巡乎岱嶽勸
稼穡於原陸同衡律而壹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
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
思而懷古俟閭風而西遐致恭祀乎高祖旣春游

以發生啟諸螫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
多稔嘉田峻之匪懈勤致資于九扈左瞰陽谷右
睨玄圃眇天未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且歸來以
釋勞膺多福以安念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園林氏
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
鳳皇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惠風廣被澤
泊幽荒北爨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
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故論其遷邑易
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卽儉則合美乎斯干登封
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爲無爲事無事永有民以孔
安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已履老氏之常足
將使心不亂其所在日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
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璵璠不族所貴
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于
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馨侯其禘而蓋
莫茨爲難蒔也故曠世而不覲惟我后能殖之以
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
聲與風翔澤從雲游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寓天
覆輝烈光燭狹三王之赧赧五帝之長驅踵二
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東京之懿未罄值

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爲實言其梗
槩如此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
其戚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挈餅之智
守不假噐况纂帝業而輕天位瞻仰二祖厥庸孔
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
豫且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日不離于
輜重獨微行其焉如夫君人者黈纁塞耳車中不
內顧珮以制容鑿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却
走馬以糞車何惜騶馱與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
畏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
以道用之以時山無槎枿畝不麋胎草木蕃廡鳥
獸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
共其雍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義顧主夫懷貞
節忿姦慝之于命怨皇統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
合二九而成譎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
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媮樂忘民
怨之爲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
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
於蘖栽昧且不顯後世猶怠况初制於甚泰服者
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楊雄騁羽獵之辭

雖系以噴牆填壑亂以收置辭眾卒無補於風規
 祇以昭其愆尤臣濟參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
 函谷擊柝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學
 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臭翫其所以先入咸池不
 齊度於蠅咬而眾聽或疑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
 容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
 然若醒朝罷夕倦奪氣褫魄之為者也忘其所以
 為談夫其所以為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予習
 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
 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
 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
 不睹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
 何以尚茲走雖**枚乘梁王菟園賦**修竹檀欒夾池
 不敏庶斯達矣**道臨廣衍長冗坂故徑於崑崙**狼觀相物芴焉子
 有似乎西山山西山陞陞邨焉嵬嵬塞路崑崙崑崙
 崑崙巍巍馮焉暴燂激揚塵埃蛇龍奏林薄竹遊風
 踊焉秋風揚焉蒲庶庶焉紛紛紜紜騰踊雲亂枝
 葉翬散摩來懔懔焉谿谷沙石洞波沸日涓浸疾
 東流連焉麟麟陰發緒菲菲閭閻謹擾昆鷄蜈蛙

倉庚密切別鳥相離哀鳴其中若乃附巢蹇驚之
 傳於列樹也欏欏若飛雪之重弗麗也西望西山
 山鵲野鳩白鷺鵲桐鸚鵡鷓鴣翡翠鵲守狗戴
 勝巢枝穴藏披塘臨谷聲音相聞啄尾離屬翺翔
 群熙交頸接翼闕而未至徐飛徂徂往來霞水離
 散而沒合疾疾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也予之幽
 冥究之乎無端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易陽之
 容麗人及其燕飾子相與雜選而往款焉車馬接
 軫相屬方輪錯轂接服何驂披街跡蹶自奮增絕
 休惕騰躍水意而未發因更陰逐心相秩奔隧林
 臨河怒氣未竭羽蓋繇起被以紅洙濛濛若雨安
 雪高冠扁焉長劍閑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日移
 樂襄遊觀西園之芝芝成宮闕枝葉榮茂選擇純
 熱潔取含苴復取其次顧賜從者於是從容安步
 闔鷄走兔俛仰鈞射煎熬炮炙極樂到暮若乃夫
 郊采桑之婦人今袿襦錯紆連袖方路摩馳長髮
 便娟數顧方温往來接神連未結已諾不分縹併
 進靖儻笑連便不可忍視也於是婦人先穠曰春
 陽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見嘉客**杜篤首陽山**
 今不能歸桑萎蠶饑中人望柰何

賦 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槃曲而抗巖隴埏隈而相屬長松落落卉木蒙蒙青蘿落漠而上覆穴溜滴瀝而下通高岫帶乎巖側洞房隱於雲中忽吾覩今二老時采薇以從容於是乎乃訊其所求問其所修州域鄉黨親戚匹儔何務何樂而竝茲遊矣其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遺民也厥胤孤竹作蕃北溟少名叔齊長名伯夷聞西伯昌之善教育年艾於胡耆遂相攜而隨之冀寄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伏事而畢命子忽遘其不祥乃興師於牧野遂于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於其鄉 傅毅洛都賦 惟余閑口而不食竝卒命於山傍 鄉 傳毅洛都賦 漢元之運會世祖受命而弭亂體神武之聖姿握天人之契贊尋往代之規兆仍險塞之自然被崑崙之洪流據伊洛之雙川挾成臯之嚴阻扶二嶠之崇山分畫經緯開正塗軌序立廟祧百朝後市歎息起零霧奮袂生風雨覽正殿之體制承日月之皓精騁流星於突陋追歸鴈於軒軫帶螭龍之疏鏤垂菡萏之敷榮顧濯龍之臺觀望永安之園藪渟清沼以泛舟浮翠虬與玄武桑宮蘭館區制有

規后帥九嬪躬勅工女近則明堂辟雍靈臺之列宗祀揚化雲物是察其後則有長岡芒阜屬以首山通谷吸岓石瀨寒泉於是乘興鳴和按節發軔列翠蓋方龍輶備五路之時副檻三辰之旗旂傳說作僕義和奉時千乘雷駭萬騎星鋪絡繹相屬揮沫揚鑣群仙列於中庭發魚龍之巨備羨門拊鼓偃佗操麾講武農隙校獵因田搜幽林以集禽激通川以御獸跨乘黃射遊麋弦不虛控目不徒晞解腋分心應箭殪爨然後弭節容與淥水之濱垂芳餌於清流出旋瀨之潛鱗 李尤德

陽殿賦 窺總章歷戶牖之所經連壁組之潤漫雜

虬文之蜿蜒爾乃周閣迴匝峻樓臨門朱闕巖巖差峩檠雲青瑣禁門廊廡翼翼華蟲詭異密采珍綉達蘭林以西通中方池而特立果行鬱茂以綦綦鴻鴈沛裔而來集德陽之北斯曰濯龍葡萄安石蔓延蒙籠橘柚含桃甘果 函谷關賦 惟皇漢之成叢文槐曜水光昭煌煌 休烈兮包八極以據中混無外之盪盪今惟唐典之極崇萬國喜而洞洽今何天衢以流通襟要約之險固今

制關鍵以擒并其南則有蒼梧荔浦離水謝沐涯
浦零中以窮海陸於北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徑
貫越伐朔以臨朔庭緣邊邪指陽會玉門凌測龍
堆或置於西則有隨隴武彘白水江零沔漢阻曲
路由山泉舊水遼濫沐落是經迺周覽以汎觀今
歷衆關以遊目惟夸濶之宏麗兮羗莫盛於函谷
施離礮以作好建峻敞之堅重殊中外以隔別翼
魏巍之高崇命尉臣以執鑰統群類之所從嚴固
守之猛厲操戈鉞而普聰蕃鎮造而惕息侯伯過
而震惶惟函谷之初設險前有姬之苗流嘉尹喜
之望氣知真人之西遊爰物色以遮道爲著書而
肯留自周轍之東遷秦虎視乎中州文馳齊而懼
追譎鷄鳴於狗偷睢背魏而西逝托衾衣以免搜
大漢承弊以建德革厥舊而運修惟令宜以就制
因茲勢以立基蓋可以詰非司邪括執喉咽季未
荒戍墮闕有年天閱群黎命我聖君稽符皇乾孔
適河文中興再受二祖同勳永平承緒欽明奉循
上羅三關下列九門會萬國之玉帛徠百蠻之貢
琛冠蓋紛其雲合車馬動而雷奔察言服以有譏
損繻傳而無論于以廓襟度於神聖法易簡於乾

坤

魏曹植洛神賦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

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余從京城
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轅轅經通谷凌景山日旣西
傾車殆馬煩爾乃稅駕乎蘅皋秣秣乎芝田容與
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
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迺援御者
而告之曰爾有覲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
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
所見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
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
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
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
波穠纖得衷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
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髻峩峩脩
眉聯娟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靨輔承
瓊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
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璨兮珥瑤碧之華琚戴

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懽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羗習禮而明詩抗瓊瑋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為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傍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途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眾靈襍還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遊女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韞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食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

首載雲車之容喬鯨鯢踊而來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揚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違殊今忽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効愛今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逝浮長川而忘反思縣縣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需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騏驎以抗策悵盤

銅雀臺賦 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坦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

應璩靈河賦 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

咨靈川之遐源兮于崑崙之神丘凌增城之陰隅
 兮賴后土之潛流衝積石之重險兮披山麓之溢
 浮蹶龍黃而南邁兮紆鴻體而騰驚兮恒疊疊而徂
 泉播九道之中州汾澗湧而騰驚兮恒疊疊而徂
 征肇乘高而迅逝兮陽侯沛而震驚有漢中葉兮
 金隄噴而瓠子傾興萬乘而親務兮董群侯而來
 營下淇園之豐篠兮投壁王而流星若夫長杉峻
 櫛茂栝芬樞扶疏灌列映水蔭防隆條動而暢清
 風白日顯
卞蘭許昌宮賦
 入南端以北眺望景福
 而曜殊光以委馳見欒櫨之交錯觀陽馬之承阿轉
 長途邈以相因若流風之揚波木無小而不可斲材靡
 挾轉以相因若流風之揚波木無小而不可斲材靡
 隱而不華懿采色而發越瑞巧飾之繁多雙轅承
 粉丹梁端直明窓列布綺井崩疑其陰則有望舒
 涼室羲和温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裳同二子之深
 邃致寒暑於陰陽修欄蔭於階砌崇棟拂乎旻蒼
 綺組發華翡翠生光丹草周隅靈木成行非窈窕
 之至貴孰能升於斯堂坐金人於闔闔列鐘簷於
 廣庭天鹿軒翥以揚怒師子鬱拂而負楨珍果敷
 華蘭芷垂榮百壁照曜飛響應聲扣角則春風至

彈商則秋風征歷神芝之峻觀幸安昌之巍巍進
 鼓舞之秘伎絕世俗而入微與七盤之遞奏觀輕
 捷之翾翾或遲或速乍止乍旋似飛鳧之迅疾若
 翔龍之游天趙女撫琴楚媛清謳秦箏慷慨齊舞
 絕殊眾技並奏狷巧騁奇千變萬化不可勝知樂
 戲闕遊觀足登承光坐華幄論稽古反流俗退虛
 偽進敦朴寶賢良賤珠王豈必
帝誕景福殿賦
 瞻

世而後仁在時主之慎所欲
 夏之穹崇結層構而高驤修棟廸以虹指飛薨竦
 而鳳翔榱桶駢逼以星羅軒檻曼延而悠長伏應
 龍於反宇乘流蘇以飄揚於是周覽升降流目評
 觀叢楹負極飛檻承櫟桁梧綺錯棗棧麟攢芙蓉
 側植藻井懸川望舒涼室羲和渴房玄冬則煖炎
 夏則涼總寒暑於區宇制天地之陰陽又有外城
 金滌詭貌殊姿列於應門肅有容威若乃離殿別
 館粲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寧羨百號之特居
 嘉休祥之令名步雕輦以逍遙時容與於蘭庭又
 有教坊講肆才士布列新詩變聲曲調殊別吟清
 商之激哇發角徵與白雪音感靈以動物超世俗
 以獨絕然後御龍舟兮翳翠蓋吳姬權歌越女鼓

樵詠採菱之清謳
阮籍首陽山賦
在茲年之末歲
今端旬首而重

奏淥水之繁會
陰風飄囿以曲至今雨旋轉而纖襟蟋蟀鳴乎東
房兮鷓鴣號乎西林時將暮而無儔兮慮悽愴而
感心振沙衣而出門兮纓委絕而靡尋步徙倚而
遙思兮喟歎息而微吟將修飭而欲往兮衆齷齪
而笑人靜寂寞而獨立兮亮孤植而靡因懷分索
之情一兮穢群偽之射真信可實而弗離兮寧高
舉而自償聊仰首以廣頰兮瞻首陽之岡岑樹叢
茂以傾倚兮紛蕭爽而揚音下崎嶇而無薄兮上
洞徹而無依鳳翔過而不集兮鳴臬羣而竝棲颺
遙逝而遠去兮二老窮而來歸寔囚軋而處斯兮
焉暇豫而敢誹嘉粟屏而不存兮故其死而採薇
彼背殷而從昌兮投危敗而弗遲此進而不合兮
又何稱乎仁義肆壽夭而弗豫兮競毀譽以爲度
察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足慕苟道求之在細
兮焉子誕而多辭且清虛
以守神兮豈慷慨而言之

晉成公綏黃河賦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
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積石之

嵯峩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於曲阿凌砥柱而
激湍兮踰洛汭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靈漢
於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北之遐荒歷二周
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秦自西而啟壤兮齊據
東而畫疆殷從涉而永固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
而却魏嬴引溝而滅梁思先哲之攸歎何水德之
難張協洛襍賦
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氣之氤氳
量張協洛襍賦
和風穆以布暢百卉曄而敷芬川
流清冷以汪濊原隰葱翠以龍鱗游魚灑灑於淥
波玄鳥鼓翼於高雲美節慶之動物悅群生之樂
欣故新服之既成將襍除於水濱於是縉紳先生
嘯儔命友攜朋接黨冠童八九主希孔墨賓慕顏
柳臨涯詠吟濯足揮手乃至都人士女奕奕祁祁
車駕岬岫克溢中逵粉葩翕習綠阿被湄振袖生
風接袵成帟若夫權戚之家豪侈之族采騎齊鑣
華輪方轂青蓋雲浮參差相屬集乎長洲之浦曜
乎洛川之曲遂乃停輿蕙渚稅駕蘭田朱幔虹舒
翠幕蛻連羅樽列爵周以長筵於是布椒醕薦柔
嘉祈休吉蠲百痾漱清源以滌穢兮攬綠
藻之纖柯浮素卵以蔽水灑玄醪於中河
潘岳登

虎牢山賦

辭京輦兮遙邁將遠遊兮東夏朝發軔
今帝墉夕結軌兮中野憑修坂兮停車

臨寒泉兮飲馬眷故鄉之遼隔思紆軫以鬱陶步
玉趾以升降凌汜水而登虎牢覽河洛之二川眺

成平之雙臯崇嶺巖巖以崔崒幽谷豁以寥寥路透
迤以迫隘林廓落以蕭條爾乃仰蔭嘉木俯藉芳

卉青煙鬱其相壘棟宇懷以鱗萃彼登山而臨水
固先喆之所哀矧去鄉而離家邈長辭而遠乖望

歸雲以歎息賜一日而九廻良
勞者之詠事爰寄言以表懷

河陽庭前安石榴

賦仰天路而高睇顧隣國以相型位莫微於宰邑
館莫陋于河陽雖小縣陋館可以遨遊實有嘉

木曰安石榴脩條外暢榮幹內樛扶疎偃蹇冉弱
紛柔於是暮春告謝朱夏戒初新莖擢潤膏葉垂

腴曾華擘以先越含榮鶻其方敷丹暉綴於朱房
細的點乎紅鬚煌煌焯焯燿燿委累似琉璃之棲

鄧林若珊瑚之映綠水光明燦爛含丹耀紫味滋
芳神色麗瓊藥遙而望之煥若隋珠擢重淵詳而

察之灼若列星出雲間千房同模千子如一御渴
療饑解醒止疾既乃攢乎狹庭載坻載福土階無

等肩牆惟淺壁衣蒼苔瓦被駁藓處悴而榮在幽
彌顯其華可玩其實可珍蓋于王公薦于鬼神豈

伊不陋用渝厥貞菓
猶如之而况於人

張載濠汜池賦

麗華池之湛
淡開重壤以

停源激通渠於千金承灑洛之長川挹洪流之汪
濊包素瀨之寒泉既乃北通醴泉東入紫宮左面

九市右帶閭風周墉建乎其表洋波迴乎其中幽
瀆傍集潛流獨注仰承河漢吐納雲霧緣以采石

殖以嘉樹水禽育而萬品珍魚產而無數蒼苔汎
濫脩條無榦綠葉覆水玄陰珍岸紅蓮熅而秀出

繁葩翹以煥爛遊龍躍翼而上征翔鳳因儀而下
觀想白日之納光覩洪暉之皓盱於是天子乘玉

輦時遨遊排金門出千秋造綠池鏡清流翳華蓋
以逍遙攬魚釣之所收纖緒挂而鱸鮓來芳餌沉

而鰓鯉浮豐駮踰於
巨壑信可樂以忘憂

陸雲登臺賦

永寧中參大府
之佐於鄴都以

時事巡行鄴宮三臺登高有感因以言崇替廼作
賦云承后皇之嘉惠今翼聖宰之威靈肅言而述

業今乃啟行乎北京巡華室以周流兮登崇臺而
上征攀凌坻而遂躋兮迄雲閣而少寧爾乃佇聘

瑤軒滿目綺寮中原方華綠葉振翹嘉生民之壘
 壘兮望天畧之茗茗歷玉階而容與兮陟蘭堂以
 逍遙蒙紫庭之芳塵兮駭洞房之迴颺頽嚮逝而
 迕物兮傾冠舉而凌霄曲房縈而窈眇兮長廓邈
 而蕭條於是迴路季彞邃宇玄芒深堂百室層臺
 千房闢南牕而蒙暑兮啟朔牖而履霜遊陽堂而
 冬温兮步陰房而夏涼萬禽委地於潛室兮驚鳳
 矯翼而來翔紛譎譎於有象兮邈悠忽而無方于
 時南征司火朱明鬱遂縣車式徐暉靈西墜暑乘
 陰而增炎兮景望淵而曖昧玩瓊宇而情歎兮覽
 八方而思銳陋雨館之常規兮鄙鳴鵠之蔽第仰
 凌眇於天庭兮俛旁觀乎萬類比溟浩以揚波兮
 青林煥其興蔚扶桑細於毫末兮崑崙卑乎覆簣
 於是忽焉俛仰而天地既必宇宙同區萬物為一
 原千變之常鈞兮齊億載於今日彼區中之側陋
 兮非吾黨之一室本達觀於無形兮今何求而有
 質於是聊樂近遊薄言儻佯朝登金虎夕步文昌
 綺疏列於東序朱戶立乎西廂經狹上以披藻兮
 椒塗馥而遺芳感舊物之咸存兮悲昔人之云云
 憑虛檻而遠想兮審歷命於斯堂於是精疲遊倦

白日藏輝鄙春登之有情兮惡荆臺之忘歸聊弭
 節而駕言兮悵將逝而徘徊感崇替之靡常兮悟
 廢興而永懷隆期啟而雲升逝運靡其如頽長發
 惟祥天鑒在晉肅有命而龍飛兮跚重斯而肇建
 嘉有魏之欽若兮鑿靈符而告禪清文昌之離宮
 兮虛紫微而為獻委普天之光宅兮質率土之黎
 彥欽哉皇之承天集北顧於乃眷**江淹學梁王莧**
 誕洪祚之遠期兮則斯年之有萬

園賦 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為其然哉無知音則
 已矣聊為古賦以奮枚叔之制焉碧山倚嶽

崎兮象海水碣石朝日晨霞兮赭紅壁仰望沈寥
 兮數千尺磴破嶠嶙峋汨漚成岫谿呀而窟竇吼礪
 礪確紫蕪丹駁苔默綺縠若斷若續如此者百有
 十處奔水激集澗溟絜渠滴湟吐吸跳波走浪濺
 沫而相及瀟漾長驚澆灌遠注無時息焉青樹玉
 葉彌望成林亦有輪囷磔硤一技百頃萬葉共陰
 縹草丹蘅江離蔓荆酷郁交布原滿隰平於是金
 塘洄演綠竹被坂繚繞青翠近而復遠白砂如積
 雪者焉碧石如圓瑛者焉水鳥駕鵝鷓鴣鴈鴈上
 飛衡陽下宿沅漢十五五忽合而復散乃有綺

雲之館頽霞之臺其樂足以棄國釋位遺死忘歸也若夫墨翟商瞿之倫學兼師術才參道真方駕蓮軻于沼之濱乃射宿餌鮒前繳鸕鷀青黏黃梁曜鼈載羹臠狔柘漿窮嬉極娛雲翺兮烟翔超然左覽蒼梧右睨鄧林崩石梧岸峒叻藏陰逮至山頂丹壁肆平靈木夾道神草列生俯瞰太一下視流星既投冠而棄劍亦扞魄而盪靈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春陽始映朱華未希卒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質命知其麗攢連映日綺裳下見錦衣上出雖復守禮令人意失遂謠日碧玉作椀銀為盤一刻一鏤化雙鸞乃報歌曰美人不見紫錦衾黃泉應至何所禁妃因別曰見上客兮心歷亂送短詩兮懷長歎中人望兮蠶

張協北邙山賦 陟巒丘既饑爨蹠暮兮思夜半升透迤之修坂回余車于峻嶺聊送日于四遠伊洛混而東流帝君赫以崇顯于是徘徊絕嶺踟躕步趾前瞻狼山却闕大岨東睡虎牢西睨熊耳斜亘天際傍極萬里莽眩眼以茫昧諒群形之難紀爾乃地勢窅隆丘墟陂陁墳壠喂壘碁布星羅松林慘映以攢列玄木搜寥而振河壯漢氏之所建

理五陵之鬼表

晉向秀思舊賦有序

余與稽康呂安居止接近其

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稽博綜技藝于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水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將命適于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懷人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嘆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于領會兮寄餘命于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六朝謝惠連雪賦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苑園廼置旨酒

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俄而
 微霰零密雪下王廼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
 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
 揣稱爲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
 曰臣聞雪宮建于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
 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
 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表丈則表沴於
 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廼玄律窮嚴
 氣升焦溪涸湯谷凝火井滅溫泉水沸潭無涸炎
 風不興北戶瑾扉裸壤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
 飛沙連氛累靄揜日韜霞霰漸歷而先集雪紛糅
 而遂多其爲狀也散漫交錯氛氲蕭索藹藹浮浮
 濛濛奕奕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綠蕩而冒棟終
 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墀庶未縈盈於帷席旣因
 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眊隰則萬頃同縞瞻山
 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庭列瑤階
 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鵬失素紈袖慙冶玉顏掩
 嫋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耀照
 崑山爾其流滴垂水綠霤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
 列明珠至夫繽紛繁鶩之貌皓汗皦潔之儀廼散

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
 而備知若廼申娛翫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
 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
 之兼衣對庭鷗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踐霜雪之
 交積憐枝葉之相遠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
 歸鄒陽聞之憊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未曲於是
 廼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
 衾兮生芳褥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
 又續而爲白雪之歌歌曰曲旣揚兮酒旣陳朱顏
 醜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佩而褫紳怨年
 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
 鮮耀於陽春歌卒王廼尋繹吟翫撫覽扼腕顧謂
 枚叔起而爲亂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
 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昧其
 潔大陽耀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陸
 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汚隨
 染成縱心浩然何慮何營

唐李庾東都賦

先生曰富哉言乎堯舜之事吾知
 之矣然天地旁魄與區不一九衢

六陌亦稱河洛始乎周卜今自隋革進十八里作唐東宅成者居者余得其故用悉聞見丕我王度子不識乎顛煬奮華中原毒痛順天應人文皇赫圖王充不來建德相依阻我東人不蘇義旗高祖西安文皇武干一挂戎衣我人保完彭城獻級東功乃立則創業之事不獨于西也高祖至于后朝匪伊是居於焉道遙明帝文同出震開官恩波爾鄉洩源于東則太平之事不獨于鎬也若乃周洛為池帶漕為沼洞八門之會要控二梁之夭矯在隋之始移劃前規之隘指半舍而新布乃集工而戒就重城不居萬甃齊構訖大業於義寧廓皇家而遜授既而天踵以正地產以實禎祥以紀嘉名不一表賢則河水變清瑞聖則洛圖屢出帝功既成封禪禮行顯祖光宗勒岱而祈嵩我甸我郊三聖之靈臺在焉赤縣神州與京比儔逕東山之貢賦扼關外之諸侯直齊梁而駕路引淮汴而通舟太行枕甸發址崇垓覃懷鎮封上于昭回鑿門導伊兩阜屏開育仁頤智堂隅庭隈爾其左掖通東右掖洞西籠故地之銅駝抱舊里之玉鷄御溝接派苑樹通堤抗鳳樓於內庭矗端門

於天街上陽別宮丹粉多狀鴛瓦鱗翠虹梁疊壯橫延百堵高量十丈出地標圖臨流寫障霄倚霞連屹屹言言翼大和而聳觀側賓耀而疏軒若蓬萊之真侶瀛洲之列仙鸞駕鶴車往來于中天巖城曉啟千門萬戶建衛對營開肩接牖翠華在鎬分官以守監署惟三鄉曹止九臺閣高閱支馭東方乃俾二官別持憲綱赫若夏日凜如秋霜威動乎甌閩之國風行乎燕薊之鄉郊圻作國屯兵孟津千里無煙萬夫信信實兼武牢以食濟温唯是咽喉屬於將軍禮樂所流厥惟舊周追魯俗而為鄰化殷頑而作柔異材挺擢多士優游原膺而耕溺水濺濺而洗由士得天爵孝稱行原身行太節里有旌門以繼前修以垂後昆紫一時之史籍聳當代之人倫兄弟恭位皆崇榮石記標衢棣萼為名螭首龜趺嶷峙雙形指兩馮而遠邁對二陸而遐征至若里巷之新名間閭之近華或區區於傳說或瑣瑣於典冊非微戒於將來何侈言之敢作且二誥尚存始卜惟艱四姓所都季年乃遷或得于聞或得于傳幸于勿譁試為子發乎齒牙里人日諾先生曰郊廓之地中居帝域賢相聖營

龜符墨食成王定鼎以休姬德三十承孫八百祚
 年祖功寔微哀平乃遷幽用婦烽諸侯疾怨彝元
 敬朔太史不頌百派分波爭涸其源汜水而鄭陽
 崔而韓晉盟河陽秦戍新安一旅之兵一雷之土
 嬴氏乘之不享文武此周之失都也南陽真人復
 運漢基舊邦惟新上稱康時光武而釀明醴和醕
 中質不長桓靈自縱后戚立權內官分弄四星耀
 斗百桶摧棟陽弱陰強劉輕曹重此後漢之失都
 也魏丕從許促齡四十強臣執柄三嗣徒立政由
 寧氏王髦莫奮瓦解土崩炎居負遜此魏之失都
 也晉始三世亂興永嘉蕭牆構兵沈闕穉戈浩浩
 逆流天下墊波入王既分五馬南奔左袵之裘乃
 來中原此西晉之失都也故權在諸侯則姬氏平
 權在內后則漢室傾權在強臣則魏祖權在親戚
 則晉走是四者各以其故權興勢移都隨昂去從
 古如斯謂之何如世治則都世亂則墟時清則優
 偃政弊則戚居勿謂往代試言前載開元太平海
 波不驚乃駕神都東人誇榮時則麟麟其車殷殷
 其徒行者不賫衣食委衢冠冕之夫綺羅之婦百
 室連歌千筵接舞高樓大觀陳賓宴侶金堂玉戶

絲鳴管語我道如堯我稅如貉貧瘠而稻賤竒而
 穡比屋相視耻衣空帛開場分賜不列筵麥同軌
 同文晝呼夜謹父憚子愉去徑即盤既兆既億動
 動植植無聲之樂薰然不息替成康之周隆考又
 景之漢休推代繫時不為彼優我俗既饒我人既
 矯安不思危逸而忘勞故天寶之季漁陽兵起逆
 旗南指我無堅壘市甸輦動衝天羯腥門開麗景
 殿據武城殺人如刈焚廬若薙蜀駕先移亂師後
 誓傷四年之委燼奮二將以建勳天落妖羣風摧
 陣雲及夫掃墓榭之灰收京野之骨徵郡國之版
 在驗地官之籍列太平之人已十無七八至德復
 與六紀于茲七聖儲休平雍補燹故含識之士女
 植髮之童兒皆能痛其喪亂而期我康時今四方
 之事叟不知也惟洛泱泱濱盈萬室惟城職職市
 鄆駢集比年大有稍藏以實都人嬉賀有笑無慄
 咸曰將睹乎貞觀之風開元之日鄉里之人思萬
 乘之威儀幸物阜而時和指康衢而引領作望幸
 之賡歌歌曰曉雲行兮西風慶搖喬兮龍在中望
 雲光兮拜千百西澤霈兮均東澤里人曰誠哉是
 言前年日南至天子謁太清宮太廟郊天祀地既

畢事執謙端珽謂公卿大夫曰予在人上歷祀三
 四年穀比登未及于富人庶稍蕃未臻于壽動殖
 小遂猶有枯天日月所至猶照叛土外服雖貢西
 地猶鹵今行大禮得不愧望于天而獻羞于祖是
 尚以聖政為憂未意於行幸也先生曰大哉為君
 用是言也治是事也則千里如郊萬里如圻在西
 而東均處內而外肥吾歸息鄉里之謔安堯舜之
 時將齊驅於壽域何近喜而遠悲則知鑒四姓之
 覆轍嗣重葉之休烈用是言也理
歐陽詹弔關龍
 是事也即所都者在東在西可也
逢賦 天生彼辛兮用燧覆于夏家欲悠悠而罔極
 道併命委炮烙以如麻伊先生之諤諤為酷烈之
 所加嘗披圖於徃載每廢卷以興嗟蕭條舊邑莽
 蒼空陂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曰此其墓也又益
 倍以增悲嗚呼麟非吞噬之儔詎虎狼之共穴鳳
 實仁靈之類豈鷹鷂之同列惟玉石之分明亦薰
 猶之自別以蹇蹇心競昂昂而折彼炎炎之原燎
 信撲撲而不滅寧歸死以伸懷不貪生而結舌痛
 矣哉古人有言輔仁者天福善者神胡為是日功

匪加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勒律中大呂
 日臨蒙谷風颼颼於衰草烟茫茫乎平陸思凄凄
 而填臆淚滢滢以盈目則其知友親故遠夫骨肉
 節臨危而不撓行於難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
 之而
 痛哭

宋樓昇少室山三十六峯賦

余少聞洛邑之盛在
 唐宋為東西都而山

川形勢之富視他州為傑觀昔韓退之白樂天見
 於歌詩形容勝槩有詠歎不足之意後歐陽文忠
 與梅謝諸賢相繼為僚友數遊嵩少間至今以為
 羨談余幸以不敏得令嵩高縱觀諸境未有過於
 少室者而巉岳聳拔乃在戶牖間朝夕傳望歷歷
 可數因作三十六峯賦以自廣非敢竊比古詩之
 流云伊浮雲之公子兮訪道於林丘而棲神於岳
 谷超然有遊方之志兮乃東升於岱頂而西謁於
 華麓雖衡陽之南兮與夫恒山之北靡不窮探力
 踐兮遊心而騁目獨怡然而忘歸兮內忻然而自
 足忽御風而行兮排空濛而造中域徐睥睨以四
 顧兮意恍忽而有失遭嵩高之丈人而問津兮曰

游四方而真有得何高之不登兮何危之不陟今
 乃西望兮岌然而聳特雄挂天綱兮橫亘於地軸
 連絡偃覆兮龍盤而虎伏雖華以九而巫以十二
 今曾未覩奇峯之六六丈人放杖而笑兮秋水方
 至而河伯自溢子烏覩海若之難匹兮獨不聞中
 天之少室其高則曉吼嶒峯峯峯嶺嶺嶺嶺嶺嶺嶺
 里而疊有十八其深則環紆縈繞盤糾紛錯兮上
 方十里而周圍一百包嵩陽以作鎮兮截轅轅以
 為郭眷歌山之所聞兮觀舞水之所樂其上則有
 嘉禾其果兮神芝與仙藥石柱若承露之盤兮帝
 休若楊枝之葉石脂所滴兮飲之可長上古玉膏
 在巔兮服之可以揖羽客雲母之井兮寶所聚光
 明之穴兮晝所鑠一丈之鍾乳兮可餐千歲之資
 糧兮不絕其中可避兵水之災兮自有經書之傳
 其神異則玉女爛織錦之文兮金人迷白露之落
 雲洞驚時聞之鐘兮石井泣哀鳴之鶴王子晉環
 之以為壘兮阿育王寶之以為塔此皆公子之所
 未知兮而丈人之所安宅丈人曰名生於實兮義
 設於適子知其一兮未知其二子識其外兮未識
 其內是徒知六六之所有兮而烏覩六六之名義

東朝岳祠儼百神兮西望洛邑鬱千宮兮太陽少
 陽山之明兮石城石笋天所形兮檀香丹砂寶所
 鍾兮鉢盂香爐狀所肖兮連天紫霄勢之穹兮羅
 漢七佛像設留兮靈隱來仙洞府深兮清涼寶勝
 梵刹標兮瑞應璫壁祥光紛兮紫蓋翠華煙靄凝
 兮藥堂紫薇花草靈兮白道天德名字偉兮卓劍
 白雲形實紀兮金牛明月色像起兮凝碧仰霞天
 光聚兮玉華寶柱金石瑩兮繫馬白鹿神仙衆兮
 此則六六之名義兮而未覩六六之景氣丈人曰
 方春陽之盎盎兮燒痕蕪沒而青青紛紅紫之繡
 錯兮引百轉之幽禽雄樓傑觀兮切星辰而上侵
 玉仙神女兮乘輜輶而下臨朱明草木之扶疎兮
 蔽天明之午升山椒雲氣之冉冉兮若覆甌而鬱
 蒸忽雨聲於天外兮勢翻盆而倒傾唯紫芝與黃
 鶴兮舞長空而產英金颺之驚葉兮山空落石若
 仙人之鍛聲夜月白而風冷冷兮玉笙清徹而弭
 德暨玄陰林柯之脫盡兮山形瘦而骨稜稜冰雪
 橫積於千仞兮玉龍飛而白虎亭亭惟四時之出
 沒變態兮顯晦陰晴不可得而盡名豈特仰觀俯
 聽自辰及酉應接之不暇兮以盡朝昏此雖丈人

所不能形容兮而豈公子之所可預聞丈人曰突兀撐空兮千變萬狀山經地志兮不可究量或背若相戾兮或面若相向或竦若相鬪兮或揖若相盼或散若相忘兮或聚若相訪或後者若和兮而前者若唱或卑者若下兮而尊者若上或喜兮若相携或怒兮若相抗或若秦晉兮相匹或若楚越兮相望或聳瘦兮若峩冠或臃腫兮若挾纊或蹲伏兮若駝虎或崇聚兮若甕盎或威嚴兮若壯士或勇猛兮若梟將或快驟兮若風馬或浮空兮若船舫或若遊郊原兮疊丘墳而包柩槨或若入宗廟兮紛豆登而鬱秬鬯戢戢兮森劍戟落落兮列屏幃勢領略兮斷而還連狀容與兮宛而復壯超然若三十六天兮神仙之洞宅婉然若三十六宮兮妃嬪之遊燕昂霄聳壑冠佩悠兮泉飛霞傾爵犖流兮天闕星熒玉秤成兮松篁瑟瑟鈞天迎兮嬌雲曲月鬢眉新兮煙斜霧蒸龍麝焚兮霞舒霓卷舞袖張兮雷霆轟轟宮車還兮言未既而公子頽然如醉兮灑然如醒非文人無以藥之使瘳兮刮之使明僕未能窮茲山之勝踐兮窈周邦彥汴茲山之曜靈請執杖履兮以從後塵

周邦彥汴

都賦并序

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或在洛邑惟梁都於宣武號為東都所謂汴州也

後周因之乃名為京周之叔世統微政缺天命蕩杙歸我有宋民之戴宋厥惟固哉奉迎鑾輿至汴而止是為東京六聖傳繼保世滋大無內無外涵養如一含牙帶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臣弗能究宣無以為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餘事乏而三都之賦磊落可駭人到于今稱之矧皇居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哉謹拜手稽首獻賦曰發微子客遊四方無所適從既倦遊乃崎嶇遭迴造於中都觀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煒燁煥爛心賦神悸聵躑而不敢進於是彛猶於通衢彷徨不知所屆適遭衍流先生目而招之執其祛局局然嘆曰觀子之貌神采不定狀若失守豈非蔽席隱茅未遊乎廣廈誅草鉏棘未擷乎蘭葭披褐挾蘊未曳乎綺縠微邦陋邑未覩乎雄藩大都者乎發微子姁然有根色曰臣翱翔乎天下東欲究扶桑西欲窮虞淵南欲盡反戶北欲徹幽都所謂天子之都則未嘗歷焉今先生訊我誠有是也然觀先生類辯士其

言似能碎崑崙而結溟渤，鏤混沌而形罔象。試移此辨原，此汴都可乎？臣固不敏，謹願承教。先生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喙據牀，虛徐而言曰：噫！子獨不聞之歟？今天下混一，四海為家，令走絕徼，地掩鬼區，惟是日月所會，陰陽之中，據要總殊，揭鍵制樞，拱衛環周，共安乘輿。而此汴都禹畫為豫，周封鄭地，崑觶臨而上，直實沈，分以為次，惟蓬澤之固，境昔合縻之，所至芒碭，渙渦截其面，金隄玉渠，累其脊，雷夏灘沮，繞其脇，壘丘訾婁，夾其腴，梁周帝據而糜，沸唐漢伊，統而寧一，故此王國襲故不徙，恢圻甸域，尊崇天體，司徒制其畿，疆職方，辨其土地，前干官而會朝，後百族而為市，分疆十同，提封萬井，舟車之所輻輳，方物之所灌輸，宏基融而壯址，植九鼎立而四嶽位，仰營域而體極，立土圭而測晷，蜀險漢全，荆惑閩鄙，推此中時，不首不尾，限而不迫，華而不侈，環睇眺於郡縣，如响嘷之迤邐，觀其高城萬雉，埤堦鱗接，繚如長雲，之方舒屹，若崇山之礪，礎坤靈，因巔巔而跼躄，土恠畏榨，歷而妥貼，靡胥不可，繩而登爵，鼠不可，嚼而穴利，過百二嶮踰，四塞鄙，秦人之踐華，陋荊州之却月，須捷

步與超足，矧躡跚與蹇，躄闕城為門，二十有九，瓊扉塗丹，金鏞鏤獸，列兵連卒，呵夜警晝，異物不入，詭邪必寃，城中則有東西之阡，南北之陌，其衢四達，其塗九軌，車不理轂，互人不爭，險易劇驟，崇朝蕩蕩，如砥，雨畢而除糞，葵弗穢，行者不馳而安步，遺者惡拾而恣棄，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休，惕殊異，羊腸之詰曲，或踈蹠而折轄，顧中國之闐闐，叢貨贅而為市，議輕重以奠賈，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瓌，富備九州之貨，賄何朝滿而夕除，蓋趨羸而去，匱萃駟，會於五均，擾販夫於百隧，次先後而置叙，遷有無而化滯，抑疆賈之乘時，摧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竅噐，欲商賈之阜通，乃有厘而不稅，銷卓鄭，猗陶之殖貨，禁乘堅策肥之擬貴，道無遊食，以無為矧，敢婆娑而為戲，其中則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之麻，薑桂藁穀，絲帛布縷，鮐鯊鮓，鮑釀鹽醢，鼓或居肆，以鼓鑪橐，或鼓刀以屠狗彘，又有翳無間之珣玕，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與夫沉沙棲陸，異域所至，殊形妙狀，目不給視，無所不有，不可殫紀，若夫帝

穀而克敏應三時而就緒蹶躄鎧闕灌暵雨霑孰
 任其力侯疆侯以千耦其耘不怒自力疏濬其理
 狼莠不植奄觀堅阜與與蕤蕤溝塍畹畦亘萬里
 而連繹醜惡不毛磽陿荒瘠化爲好時轉名不易
 惟彼汴水貫城爲渠並洛而趨昔在隋葉禩丁大
 業欲爲流連之樂行幸之遊故鑿地導水南抵乎
 揚州生民力盡於畚鍤膏血與水而爭流鳳榻徒
 見於載籍玉骨已朽於高丘顧資治世以爲利迄
 今杭笮而浮舟桃花侯漲竹箭比駛洶湧渥驛瀉
 涇沸灑柵防巖岸澹濶迅邁匪江匪海而朝夕舞
 乎滂湃掀萬石之巨發比切堂之一芥舵艫不時
 而相值篙師鼙拱而俟敗智者不敢睥睨而興作
 綿千襪而爲害豈積忠切病待聖人而後除邪厥
 有建議導河通洛引宜禾之清源塞孽華之渾濁
 蹙廣隄而節暴紆直行而殺虐其流舒舒經炎涼
 而靡涸於是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
 金穀財帛歲時常調舳艫相銜千里不絕越艫吳
 艫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帆雨楫聯翩方載鉦鼓
 鏜鈴人安以舒國賦應節若夫連營百將帶甲萬
 伍控弦貫石動以千數其營則龍衛神勇飛山雄

武奉節拱聖忠靖宣効吐渾金吾擲颺萬勝渤海
 廣備雲騎武肅材能蹶張力能挾輶投石超距索
 鐵伸鉤水執龜鼉陸拘羆豸異黨之寇大邦之讐
 電驚雷擊莫不繫纍而爲囚於是訓以鸛鵝魚麗
 之形格敵擊刺之法剖微中虱貫牢徹札揮鉞擲
 鏃舉無虛發人則便捷器則犀利金角丹漆脂膠
 竹木以時取之遴棄惡弱割蛟革以連函劇兇絡
 以爲弭剽魚服以懷齔百工備盡錙磨鏘削其成
 鑿鋼而銀鏤植之霜凝而電燦故有疆衝勁弩雲
 梯輻車脩鍛延鏃鉅戈兌爰繁弱之弓肅慎之矢
 谿子之弩夫差之甲龜蛇之旒鳥隼之旗軍事蚤
 正用戒不虞其次則有文昌之府分省爲三列寺
 爲九殊監爲五左選爲文右選爲武曰三十房二
 百餘案二十四部黜隋之陋更唐之故補弊完罅
 剔朽焚蠹人駭地溥事若織組滋廣莫治疊疊成
 蠱纖弱不除將勝戎斧雖離婁之明目迷簿書而
 莫覩豪胥倚文以鬻獄庸吏瘵官而受侮各懷苟
 且以逃責孰肯長慮而却顧官有隱事國有遺利
 紛訟牘於庭肥繫纍囚於囹圄此浮彼沉甲可乙
 否操私議而軋沕各矛盾而齟齬於是合千司之

離散儼星羅於一字千梁負棟萬楹鎮礎誅喬松
 以為煤空與山而斷楮官有常員取雄材偉器者
 以充其數上維下制前按後覆譬如長蛇抉其脊
 脊而首尾皆赴闔戶而議飛檄乎房闈應答乎秦
 楚披荒榛而成徑繹繳縵而得緒崇善廢醜平險
 除穢織悉不遺乎一羽於是宣其成式變亂易守
 者刑之所取貽之後昆永世作矩至若儒宮千楹
 首善四方勾襟逢掖褒衣博帶盈仞乎其中士之
 匿華鏟采者莫不拂巾袵褐彈冠結綬空巖穴之
 幽邃出郡國之遐陋南金象齒文旄羽翮世所罕
 見者皆傾囊鼓篋羅列而願售咸能湛泳乎道實
 沛然攻堅而大邛先斯時也皇帝悼道術之沉鬱
 患詰訓之荒繆諸子騰躡而相角群言駘蕩而莫
 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挈俗學之蕪穢詆淫辭而
 擊掊滅寘突之熒燭仰天庭而覩晝同源共貫開
 天發蔀於是俊髦並作賢才自厲造門闈而臻壺
 與騁辭源而馳辨囿術藝之場仁義之藪溫風扇
 和儒林發秀宸眷優渥皇辭結糾榮名之所作慶
 賞之所誘應感而格駒行雉响磨鈍為利培薄為
 厚魁梧卓行榜鋒露穎不驅而自就復有佩玉之

音籩豆之容絃歌之聲盈耳而溢目錯陳而交奏
 煥爛乎唐虞之日雍容乎洙泗之風跨百聖而再
 講曠千載而復覲又有律學以議刑制筭學以窮
 九九舞象以道幼雅樂德樂語以教世育成材茂
 德隨所取而咸有若夫會聖之宮是為原廟其制
 則般輸之所作其材則匠石之所掄萬指舉則千
 夫運斤揮汗飛霧吁氣如雲磬鼓弗勝靡有諗勤
 赫赫大宇有若山踊而嶙峋下盤黃壚上赴北辰
 藥珠廣寒黃帝之宮榮光休氣籠瞻徃來葱蔥鬱
 鬱而氤氳其內則檐棹棖題宋檻楹栴閼拱闈闈
 屏宇閎闊聳張矯踞龍征虎蹲延樓跨空甬道接
 陳黝堊備臚燦爛詭文菱阿芙蓉之流漫驚波迴
 連之渙泮飛僊降真之縹緲翔鶴鷄之甍甍地
 心出奇工無藏珍球琳琅玕璫璣璵璠瑤琨
 玳瑁翡翠垂棘之璧照夜之蟻鵠象鼻角荆犀劇
 玉鏤刻雕鏤其妙無倫焜煌赫耀錯輝映繁星
 有爛彤霞互照軒廡所繪功臣碩輔書太常而銘
 鼎彝者環列而趨造龍章鳳姿瑰形瑋貌文存伊
 周武有方召猶如蹇諤以立朝圖寧社稷指斥利
 害踟躕四顧而不撓其殿則有天元太始皇武儼

極大定輝德熙文術慶美成繼仁治隆之名重墮
隆準天日炳明皇帝步送百寮拜迎九卿三公挾
輶扶衡儀仗衛上填邪溢城于時黔首颺集百作
皆停地震嶽移波翻海傾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
既安止窮閭微巷惟聞咨嗟嘆異之聲於是山壘
房俎犧樽竹筐踐列於兩楹瞽史陳辭宰祝行牲
案芻豢之肥臞視物色之犁駢登降裸獻百禮具
成至于天運載周甲子新曆受朝萬方大慶新闢
于是再鼓聲絕按稍收鏞儼三衛與五仗森戈矛
與受戟探平明而傳點趣校尉而唱籍千官驚列
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辨也撞黃鐘以啟樂合羽
扇以如翼似飛道駕以臨座千牛環帝而屏息爐
烟既升寶符奠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顏而可覲
羗燹束髮而蹈舞象胥通隔而傳譯宣表章以上
聞奏靈物之充斥群臣乃進萬年之觴上南山之
壽太尉升奠尚食酌酒樂有嘉禾靈芝和安慶雲
舞有天下大定盛德升聞飲食衍燔炙芬芬威
儀孔攝而中度笑語不諱而有文故無族譚錯立
之洞衆躡廣布武之紛紜蓋天子以四海為宅有
百姓而善群廷內不灑掃而行禮則天下雲擾而

絲琴故受玉而情知晉惠之將卒執幣以傲知若
敖之不存聞樂而走者為金奏之下作雖美不食
者為犧象之出門賦湛露彤弓而武子不敢荅奏
肆夏大明而穆子不敢聞蓋禮樂之一缺則示亂
而昭昏是以宣王享士貴以殺蒸而刑三晉之法
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為帝之尊豈治朝之禮物
尚或展翳而沉湮此所以舉墜典而定彝倫者也
其樂則有咸池承雲九韶六英采齊肆夏簫韶九
成神農之瑟伏羲之琴僊氏之鐘無句之磬鏗鏗
鏗鏗和氣薰蒸于以致祖考之格于以廣先王之
聲昔王道既弱淳風變澆樂器遭鄭衛而毀矇瞽
適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雅正諸侯受歌管之
敖嘈文侯聽淫聲而忘倦桓子受齊樂而輟朝季
子始無譏於鄒仲尼乃忘味於韶故使制度無考
中聲浸消非細則擷非庠則高惟今也求器得耕
野之尺吹律有聽鳳之簫或灑或離或鼗或馨或
鏞或棧或箏或篪或筊眾器俱舉八音孔調鸞鷟離丹
穴而來集鳴咽啞喑而舞脩矯又有寶旅巴渝之舞
儻休逃鞮之倡遠人面內而進技踰山海而梯航
故納之廟者周公所以廣魯觀之庭者安帝所以

素德孰有疆倚孰欲報惠孰欲雪耻或奉下邑以
 賂讐或舉連城而易器骸骨布野介胄生蟻肘血
 丹輪馬鞍銷髀勢成莫格國墟人鬼噫彼主宇凡
 幾吞而幾奪幾完而幾弛秦中形勢之國加兵諸
 侯如高屋之建瓴水神臯天邑以先得者為上計
 其他或左據函谷右界褒斜號為百二之都東有
 成臯西有崤澠定為王者之里以至置春陵之俠
 客與泗上之健吏扼襟控咽屏藩表裏名城池為
 金湯役諸侯為奴隸拓境斥地輜輔荒裔東包蟠
 水西卷流沙北繞幽陵南裹交趾厥後席治滋永
 泰心益侈或慢守以啟戎或朋淫而招究橫調無
 藝而垂竭游役不時而就斃盧令日縱而不繼鷺
 鷁厭觀而常值睚眦則覆尸而流血愉悅則結纓
 而珮璲粉墨雜糅賢才逆曳腫微豸豕而竊肉食
 賊臣迴穴而圖大器郡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為大
 尾而不掉或為重腿而屢躓室有丹楹城有百雉
 朝廷無用於揚燎冠冕不杌於執贄天維披裂地
 軸杌榘羣生夔難而殄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縈
 以天漢曳輦可以陟崇嶺設澍可以濟深水故武
 侯浮西河而下自哆其地而進戒於吳起蓋稅政

肆於廟堂之上則敵國起於蕭牆之裏奚問左孟
 門而右太行左洞庭而右彭蠡發微子曰天命有
 德主此四方如輻之拱穀如桶之會極其砧鞞者
 天與之昌其闢阿者天與之亡且非易之所能壞
 亦非險之所能藏非愚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能
 疆故將吞楚也白蛇首斷於大澤將繼劉也雄雉
 先雠於南陽龍齏出積而壓弧隱亡周之語擧收
 襲門而天常貽刑號之殃人力地利信不能偃植
 而支仆而皆聽乎彼蒼故鯨鯢勸辭決一死於吻
 血兕虎鬪關踐巍嶽為平崗蹂生靈如蹋塊簸天
 下如揚糠其敗也抉目而折骨其成也頂冕而垂
 裳由此觀之土地足以均沛澤而施靈光而已易
 險非所較賢否亦未可議也先生曰以易險非所
 較者固已乖矣以賢否非所議者烏乎可哉客不
 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有德則昌者乎地欲得險
 勢欲叅德迫隘卑陋則無以容萬乘之扈從供百
 司之廩餼據偏守隅則無以限四方之貢職平道
 理之遠邇撫原申區割宅制里走八極而奔走正
 南面而負宸舉天下於康達力士韞鞬而不敢取
 貪夫汗縮而不敢睨者恃德之險也襟馮終南太

華之固背負清渭濁河之注搯人之吭而拊人之
 脊一日有變而萬卒立具然而布衣可以窺隙而
 試勇匹夫可以爭衡而號呼被天府之衍沃適為
 人而保聚此以地為險者也地嚴德暢然後為神
 造之域天設之阻大哉炎宋帝眷所矚而此汴都
 百嘉所毓前無湍激旋淵呂梁之絕流後無太行
 石洞狐飛句望浚深之巖谷豐樂和易殊異四方
 之俗兵甲士徒之須好賜匪頒之用廟郊社稷百
 神之祀天子奉養群臣稍廩之費以至五穀六牲
 魚鼈鳥獸闔國門而取足甲不解纍刃不離鞬秉
 鉞比阨而敵人奔幕抗旌西焚而冉驪螳伏南蠻
 散徒黨而入質朝鮮畏菹醢而修睦解編髮而頂
 文弁削左袵而曳華服逆節躑躅而取禍者折簡
 呼之而就戮耽耽帝居如森錁利鏃之外向死上
 逡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隅頌聲溢乎家塾伊昔
 天下阡危王猷失度皇網解紐嗥豺當路帝懷寶
 曆未知所付可受方國莫越藝祖圖緯協期謳謠
 扇孺赤子雲望而風靡英雄螽躍而蠅附玉帛駿
 奔者萬國冠冕充塞乎寰宇絕塞稅鎧而免軸障
 壘熄燧而摧櫓拜檻神威有此萬旅奕世載德茂

蜀過舉髮櫛禾耨子樵稚哺擊菓懋穗援惡整無
 銳觚角之矜刻刑櫬槍而收圍爰暨皇帝粉飾朴
 質稱量織矩錙錙奏廟之金玉瓌璨夾楹之蓋簋
 訓典嚴密財本豐阜刑罰糾虔布施優裕田有願
 耕之農市有願藏之賈草竊還業而歛迹大道四
 通而不剗車續馬連千百為群肩輿捆載前卻而
 後阻博壤歌嘏者萬井未聞歐憂而告瘡雖立遺
 為界其誰敢擣膊以批押况此汴都者乎抑又有
 天下之壯客未嘗覩其輿也且宋之初營是都也
 上睇天時下度地制中應人欲測以聖智建以皇
 極基以賢傑限以法士垣以大師屏以大邦扞以
 公侯城以宗子以義為路以禮為門鍵鑰以柄開
 闔以權掃除以政周裹以恩乃立室家以安吾君
 有庭其桓社稷臣也有榭其桶衆材會也有闈孔
 張通厥明也有牖孔陽達厥聰也其檻如衡前有
 憑也其壁如削後有據也其陛則崇止陵踐也其
 基則隆帝居中也邑都既周官室既成於是上意
 自足乃駕六龍乘德輿光警蹕由黃道馳騁乎書
 林下觀乎學海百姓欣躍莫不從屬車之塵而前
 邁妙技皆作見者瞻碎乃使力士捉擊乎陰陽搏

控乎剛柔應乎成器方圓敷碩或粉或由隨意所
 裁上方咀嚼乎道味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
 欲浮槎而上窮日月之盈昃尋天潢之流派操執
 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壘之次奪雷公之抱收風
 伯之鞞一瞬之間而其澤霽霽囚李慧於幽獄敷
 景雲而黠靄統攝陰機與帝惟諾而無闕如此遙
 樂者十有七年疲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王
 之用心但聞夫童子之歌曰孰為我已孰釐我載
 茫茫九有莫知其界客乃覩覩然驚拳拳然謝曰
 非先生無以刮吾之朦藥吾之曠臣不能究皇帝
 之盛德謹**邵雍洛陽懷古賦**洛陽之為都地居天
 再拜而退氣在焉予家此治平歲會秋乘雨霽與殿院劉君
 玉登天宮寺三寶閣洛之風景因得周覽惜其百
 代興廢以來天子雖都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
 有懷古之感以通諷諭君王好賦故以賦言秋雨
 霽日色清景方出秋益明何幽懷之能快唯高閣
 之可憑天之空廓風之輕冷覽山川之形勝感千
 古之廢興乃睠西北物華之嚴雲情物態一氣茫
 然擁樓閣以高下煥金碧之光鮮當地勢之拱據

有王居之在焉惜乎天子居東都此邦若諸夏不
 會要于方來不號令于天下聲名文物不此而出
 道德仁義不此而化宮殿森列鞠而為茂草園囿
 綦布荒而為平野鑿輿曾不到者三十餘年使人
 依然而嘆曰虛有都之名也噫夏王之治水也四
 海之內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實曰豫州荆河之北
 此為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濱建國為萬而
 居中者實曰洛陽瀍澗之側此唯舊邦迄于今日
 二千年之有餘因興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
 所以作賦者閱古今變易之時述興亡異同之迹
 追既失之君王存後來之國家也噫太昊始法二
 帝成之三王全法參用適宜伊六聖之經理實萬
 世之宗師我乃謂治民之道於是乎大盡矣逮夫
 五霸抗軌七雄駕威漢之興乘秦之弊曹之擅幸
 漢之衰始鼎立而治終豆分而隳晉中原之失守
 宋江左之畫畿或走齊而驛魏或道陳而經隋自
 元魏廓河南之士植六朝之風物李唐蟠關中之
 腹孕五代之亂離其間或道勝而得民或兵強而
 智下或虎啞而龍噬或鷄狂而犬詐或創業於艱
 難或守成於逸暇或覆餗而終焉或苞桑而振者

故得陳其六事雖善惡不同其成敗一也其一日
大哉德之爲大也能潤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
化之於人化也者効之也自人而効我者也所以
不嚴而治不爲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順天下
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帝者之所爲乎其二曰
至哉政之爲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
教之於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之者也所以
有嚴而治有爲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援天下
之疾苦遂天下之生靈其王者之所爲乎其三曰
壯哉力之爲大也能教天下必先豐府庫峙倉箱
銳鋒鏑峻金湯嚴法令于烈火肅兵刑于秋霜竦
民聽于上下懼彘心于外荒其霸者之所爲乎其
四曰時若傷之于適失之于寬始則廢事久則生
姦既利不能勝害故倭得以疾賢是必薄其賦歛
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罰欲民不殘而民愈
殘蓋致之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時若任之以明
專之以察始則烈烈終焉缺缺既上下以交虐乃
恩信之見奪是必峻其刑罰欲民不犯而民愈犯
厚其賦歛欲國不竭而國愈竭蓋致之之道失其
未矣其六曰水旱爲沴年歲豐虛此天地之常理

雖聖人不能無蓋有備而無患不得中者加以寬
猛失政輕重逸權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况有水
旱兵革焉所謂本未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敗
六焉此之謂也君天下者得不用聖帝之典謨行
明王之教化士可殺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能
撫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陳革命則抑
爲人之匪君明遜國則杜爲人之不臣定禮樂而
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倫刪詩以
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贊大易以都括
與六經而並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不
可以民之教倬天之時必時教之各備則地居而
得宜是故知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欲上爲帝
事則請執天道焉中爲王事則請執人道焉下爲
霸事則請執地道焉三道之間能舉其一千古之
上猶反掌焉則是洛之興也又何計
乎都與不都也如欲用我吾從其中

元許有壬三臺賦

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
澄徹途無長泥庭有積葉高陽

子逸興作呻呷輟趣膏秣事登涉壺清露之芳醞
從白眉之佳客乃渡清沮稅駕乎鄴覽山川之形

勝弔陳迹之未滅客乃指顧而告曰子亦見夫三
臺之巖薛者乎水井峙北金虎距南銅雀巖巖中
立而三若稽作者振古所慙欲祛我御不能縷談
子亦欲聞其凡乎高陽子曰嘻昔有塗巷話古事
及漢季小兒聞曹敗則大喜劉蹶則輦蹙而出涕
蓋人心天理之所同况怒其人而履其地因其跡
而聲其罪不亦宜哉客乃言曰吉利之生姓不自
知由嵩已冒夏侯何稽舞戟禦捕啖葛如飴誑叔
以疾拒客以泥睥睨一世岸然肆欺雖橋河之見
異卒莫逃子將之譏謂興義以寧國致群才之景
隨爾乃劫遷乘輿地尊天卑彛倫攸斁大厦以墮
及乎袁尚既敗審配亦摧黃星斯應赤精遂徵入
鄴領冀州之牧中天植不臣之基慮幾人之稱王
乃居之而不疑幾簣幾杵成茲崔巍子午梁貫愈
出愈奇三山鼇戴雙闕鳳飛連薨復道相為蔽虧
累棟山積周軒雲齊陽宮冬熙凌室夏婁審曲面
勢有巧無遺衙漳浩浩乎其北隆慮靡靡乎其西
收千里于寸眸萃萬景于一時卷山河而匪席指
風霆其在願應劉王徐唱酬詠登高能賦家有
陳思父子放志欲長若斯天道惡盈樂極則悲撫

中弱之季豹顧婉孌之蛾眉語托人而哽塞惟泣
血之漣洏痛富貴之長遠盡露其情狀彼一床
之八尺容幾許之總帳要脯糈于朝晡競聲樂于
朔望分香衣而造履組舉瑣瑣于屬纊其橫槊賦
詩之雄發壁弒后之威奄忽而俱喪匪不及乎篡
代丕蓋默定于主鬯鎖諸妓于幽閨望西陵之莽
蒼念舊寵而興悲抑茹怨而自愴霜鴈訴秋露花
泣春冢木行拱几筵有塵哀絃急管其聞不聞事
往跡存如惡不泯夫以精舍二十年之規欲媒孽
萬年之爲君不知司馬家兒已瞠乎其側而耻于
附其翼攀其鱗也徒爲趙燕齊魏之張本因之增
侈重困乎吾民幸壘障之不鏟俾表惡于無垠今
吾與子效小兒之輦蹙申欺孤之公議傾壺中之
滑醪澆胸次之魂磊且以酹漢室征西之將軍魏
家創業之武帝子爲何如高陽子聞而笑曰瞞乎
瞞乎如客之言則爾之罪窮天地亘萬世而不可
贖矣然誅則以心論言不以人廢乃歌其歌曰對
酒當歌人生幾何憂思難忘惟有杜康于是引滿
竭壺興盡而返回望
三臺渺蒼茫乎醉眼
弄田賦
元統甲戌有壬承乏
中臺嘗與議農政因

語農官上林隙地可規治藝五穀若古弄田皇上
幾暇監農不易迂而且實其說既不行且有竊笑
之者噫古制之不復者多矣豈獨是耶感而賦之
其詞曰王政之大無以加于農乎林林總總以食
爲天茹飲俗變稼穡興焉唐虞至聖命稷是先蒼
姬八百年之王業實基于生民之篇炎劉去古而
未遠貽謀亦慎乎其傳未央宮中不事流連樹藝
有地是爲弄田謂昭帝幼冲未能親于帝籍鉤盾
近省姑試耕以爲劇何考信之不覈致流傳之昧
實蓋祖宗爲敦本而設雖曰遊弄而亦不忘乎穡
也天下之治生于敬畏日擊之頃知農夫之艱難
粒米之不易有不惕然而悟凜然而懼者乎其爲
弄也非奇技淫巧以數常也非狗馬游獵以導荒
也非鄭衛哇邪以塞聰也非妖豔靡曼以作矇也
非以人爲翫若董賢鄧通也日底天廟土豚膏滋
爰驅轂馱載其時耰而人立甚險竿之噉危播
而子落若淵客之珠璣人牛前遊牽石後隨又如
跳丸之飄忽走索之飛馳俄青儵覆乎畦畛何眩
人之能爲惡莠亂苗尤務去惡俄穎俄粟怪怪其
獲蓋始于舉耜而終于銍又莫不可翫而可樂顧

併優之藝狎器物之不軌魚龍曼衍之鄙吞刀吐
火之詭何足辱天視之一睨哉若稽耕籍有國大
教三后供種大史播告秉耒一稷未絃有耀神倉
種藏豕宰舉要所以勸農民供齋盛而事天地與
祖廟也三代共由之大典百王不廢之要道何周
道中興之哲王乃不籍其千畝至形號文公之譙
則江東之未暇又無足與較也開元之盛種麥苑
中太子侍登治並古隆亦是弄田之遺意惜其有
始而無終於惟我朝登三邁五南郊酌酌有田千
畝大臣代耕歲時修舉而齊宮尚稽于享醴玉趾
未親于舉步是以奮庸之士拳拳有望于復古昔
周公之相成王也書有無逸詩有七月知稼穡王
業之艱難丕顯文承武之謨烈率婦子而親觀且
詩人之播說臣願割苑中數畝之隙俾從事于播
種備春秋之遊豫游未央之命弄然後講三推之
儀明五禮之重臣敢陋潘岳江淹之賦復有周之
雅頌也

明太祖四瀆潦水賦有序

朕嘗俯仰二儀深思其所以必陰陽之所以著

今也槩觀二儀陰陽也陰陽二儀也此其所以未
 知也夫二儀本二氣之所著若否於二氣則上下
 隔矣若或上下姤則萬物咸亨所以亘古至今必
 盛暑之時則密雲浮游於兩間霖雨大降斯太和
 之至矣潦水之興矣若果如斯則生民福臻君仁
 者仁治今當其時墨雲黶黶風不鳴條雨不破塊
 宜乎其時故為之辭曰惟二氣之姤和無不及而
 否過運氤氳於兩間濁三江而九河清淮濟而盈
 海無洪濤而巨波條汗漫而連野鷲汪洋而浸多
 俄微風之拂面樹倒影而沉柯昔襄陵而懷山神
 禹鑿而民歌已而滔滔東注非朝海而他何三門
 峻急呂梁旋渦巫山莫止來源沙陀既荆楚被萊
 荷瘳久疾起沉痾均沾萬物特盛時禾爾乃蕩蕩
 漾漾婆婆娑娑浮輕舟之蘭棹利漁夫之棕蓑瑞
 於崖壁綠掛女蘿泛於農圃茂於蓼莪五嶽示態
 精英嵯峩澤施博愛奚分巨苛便商舟之絡繹善
 官站之走舸會百川之晶渺衝撞林麓之岩阿或
 巨魚之跳躍翩翩嫩綠之浮荷布浮萍之滿面浴
 潔白之遊鵝澤北塞之翠草犢羗民之紫駝功既
 滂沛溢堤盈坡海上瀛洲稽顙稱臣拜首葵倭夫

何德備天地雨

胡儼騶虞賦并序

永樂二年九月
丁未周王獻騶

虞於朝休嘉之徵其儀穆穆臣民聚觀莫不忻躍
 贊嘆臣儼謹按詩序曰騶虞鵠巢之應也格物總
 論曰騶虞似虎白質黑文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曰
 行千里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瑞應圖曰騶虞
 義獸也人君德至鳥獸澤洞幽冥則見凡若此者
 在昔徒聞於記載未若今日之親其盛羨焉蓋由
 聖天子德備中和建立皇極敦叙九族蕃育群生
 之所致也臣儼獲際嘉祥不勝慶也謹拜手稽首
 而獻賦曰惟皇仁之溥博均覆載於兩儀揭日月
 於中天昭運化之重熙九族翁以雍睦萬彙燁而
 增輝曰彛邦與蠻貊皆稽顙乎赤墀天地氤氳川
 嶽鍾靈迺產異獸魁然其形質皦皦而霜白文鱗
 鱗而雲蒸目熒熒以夾鏡尾搖搖而參身見周南
 之山谷乃鵠巢之休徵從二虎以為衛豈百獸而
 同群不食生物不折柔莖動則千里嘯則風生撲
 猗屏其醜類麒麟協乎至仁息不蔭乎惡木渴不
 飲乎穢津隱巖巒之烟霧遠林麓之焞塵於是虞
 人告祥喜溢藩王爰命輕駕八鸞鏘鏘翠蓋葳蕤

錦旂悠揚網縵長坂委蛇重岡陟險巖披蒙茸列
 羽騎騰飛熊兔潛形於三窟猿罷嘯於孤峰風泛
 條而簫瑟月隱霄而朦朧徘徊四顧蹀躞微蹤衆
 禽回翔百神護從願效奇於靈囿遂託身於顯融
 辭長林之寥廓就廣路之豐隆群邪爲之辟易壯
 士爲之改容乃獻金門乃陳丹陛王拜稽首天子
 萬歲天子曰嘻惟王孝恭殿彼周邦光昭故封行
 通神明福祿攸降故茲獸之時出其令德之所鍾
 王曰天子爲天下君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功光祖
 考恩洽臣民德至鳥獸澤洞幽冥和氣薰蒸塊北
 無垠惟以和而召和故諸福之畢陳景星爛今瓊
 燦卿雲紛今輪菌禾異畝今同穎麥兩岐今並芬
 文禽青兕重譯效珍赤隄白象萬里來馴矧茲獸
 之收收皆聖化之所臻未儲精於玉燭已垂象於
 蒼旻于以昭至信揚德馨表聖知協又聲殆天以
 彰聖人明明之治豈藩國之所敢勝况於是時器
 車出而朱草生甘露降而醴泉盈甬端見而常庚
 呈山嶽呼而鸞鸞鳴與騶虞而並耀垂不朽於丹
 青彼林氏之五色暨璧山與瑯琊徒傳聞於載籍
 嗟歲月兮已賒孰若今之昭昭應寶祚之靈遐乃

有詞臣載筆鸞坡爰效詩人形之詠歌歌曰吁嗟
 騶虞兮國之禎無不懼兮逼不驚黑章繞兮白毳
 明儵長嘯兮祥風興履澤地兮食不生黍二虎兮
 從不靈王用躬致兮欵天景改改穆穆兮其儀貞
 鵲巢應兮聖化成千

李夢陽大復山賦

夫大復山者荆徼之

秋萬歲兮歌太平
 名山淮實出焉淮過桐栢始著於是禹道淮桐栢
 始淮山二精發於何生產諸申陽何生於是稱大
 復子實非遺淮要作攸先焉耳余珍其人爰造斯
 賦不煩諦瑣義意畢矣然辭猥調邇知音君子諒
 有譏焉或曰此山胎簪亦其名云噫吁戲厥山峻
 岵岵兮填鴻龐而導九川爾其巖巖嵬嵬崆嶺巍
 蹶增峯重萃合沓蔽日曲勃焉安連巉巉而棧棧
 迺有危峰七十輦岫岳嶠嶠嶠岬岬岬岬岬岬岬
 里望之螭蜒飛飛今若鬪龍之附於天也頽而察
 之萬山駢戢劍森戟攢爛若踴蓮下則無底之谷
 岬坤維而曳玄淵昔盤古氏作茲焉用宅是以濁
 清判三紀揭頤河開明割日月厥山旣形餘乃發
 故爾上冠星精下首地絡聚膏以爲崇滲津以成
 川竅若浮肺萬谷鼻旋神漢湧焉飛流崩崖走壑

蹴石噴雪釘鐘礮碎鏗錡迅霆擊虹震于太空若
 其勢磅磅逆折狀若胎簪嵩首殿其北荆沔包其
 南右標熊耳之嶺左朝桐栢之山其陰則凝冰積
 雪晦明倏忽翠篠丹澤其陽則遊飈吸歛重黎攸
 宮東有日華之林陽榮之風西則涼霏素露淒淒
 清清珠樹燦英若爾材林浮雲寶藏蕃與騰氣簸
 氛至其觸膚寸而起也櫺櫺乎波駭山靡不終朝
 而天下雨也於是生人立禽獸伏草木殖靈芝秀
 宮闕醴泉噴其側於上則神鵠威鳳翱翔吸甘華
 百鳥從之振翰若雲中有玄熊綠羆翺虞游鱗猿
 獠麋麇百千為群樵採牧獵之子唱歌出林響振
 峽谷咸蹶躡迸逸不見踪跡於下則長淮發源配
 天廸坤混混法法江河並尊受珪上帝疏穢錫存
 乃有祈靈丐禧梯航而來沉玉壑壁闐塞路達若
 爾幽崑之栖真兮三三兩兩御飈轂抗霓旌左控
 白鹿右翳紫莖燎兮若將逝邐延立回風淹留兮
 攀林薄逍遙兮山中於是稱曰春草兮萋萋思公
 子兮傷悲君處叢篁兮終幽險虎豹暮咆兮蛇虺
 蹂談公子兮歸來
 雲冥兮石瀨潺湲
 弔于廟賦
 棟宇頽折兮四顧無
 垣鴿雀鳴噪兮雪擁

其門風衝激以拂帷兮慘九州之肅冷軒長河以
 飲景兮飛光至而舒靈何先生遭不造兮定危邦
 一而永存用才者終固鮮兮孰震滿而完身顧瞻宋
 京兮追念雙帝組頸為纍兮單馬北逝虎臣視而
 誰何兮英雄竄而蓬蒿有憤壅蔽而發疽兮亦有
 垂成而反被劉嗚呼先生成敗難以逆度禍福不
 可豫謀死苟足以利於
 國兮洵壘醢而焉求
 何景明述歸賦并序
 僕聞

途者不可以同觀異趣者不可以強翕故嗜竿者
 不媚之以瑟好圓者不進之以矩何則殊途而異
 趣也故賈子投荆南仲舒屏江都屈原遊澤畔三
 子者非容之不能謀有不合有不可以容者矣故
 射者不為人易其殼瑟者不為人改其操故師可
 易而法不可易也是以物有不為人改其操故師可
 榮易辱者矣故茂草不負垣美穀不生轍懼所托
 者非也是故求樂其心者不求華其身求顯於後
 者不求耀于今故夫子周流刪述墳典筆削魯史
 左氏著國語馬遷抽史記荀卿董子之流皆有論
 謨大抵困屈窮阨發墳述作茲數聖賢者寧徒耀
 于當世哉僕少執寡昧竊有慕于古人之義弱冠

郎仕出入班行者已越六歲頗有齟齬之嘆焉正
 德戊辰歲皇上御極之三年詔許罷歸鄉里得侍
 親膳既荷洪宥殊協夙情於是叙出處之槩援聖
 賢之風諭始終之志作述歸賦豈敢自附于前哲
 用以勗之於將來矣辭曰有申氏之遺封今吾顯
 祖迺肇家泊大人之有立今遂振落而揚華爰伯
 昆之繼美今惟末身以降予寔獲夢之曰吉今日
 含寅而筮嘉予既承此幼美今懼服志之不遐登
 隴坂之陂陀今泛涇渭之洪波極峭函之重塞兮
 由惇物與大華覽鄴鄙之餘風兮沂漆沮之遺歌
 究城隧之湮沒兮哀二世之禍罹雖孺齒以隨侍
 今虞年歲之日加飭華驥以西反兮恐修路之蹉
 跎忽天門之廣開兮值日月之盛明願自飾以進
 君兮得近君之末行鬱文昌之中興兮聳圖闕之
 印印揭華蓋于正殿兮翼玉闥之與金廂塊層臺
 之隆起兮麗複道之委長儼宮觀之榮瞻兮接修
 翼而翱翔奉鸞車之清塵兮竊黼帷之下光服恪
 勤于朝夕兮與予衷之必揚倏天地之易位兮星
 辰錯而無綱聿迅颺之亟至兮會浮雲之徂征憂
 雪霰之交增兮履中庭之凜霜紛衆莽之凋毀兮

耻孤栢之獨芳豈予情之耿介兮實悲夫蕙華之
 搖傷顧涓沈之莫彰兮敢幸澤而干榮仰皇度之
 寬綽兮得屏放于故鄉歲戊辰予南驚兮臨大路
 而高車眺玄官之闕曠兮倚脩城之曲隅汨潢潦
 之濡轍兮白日曠而忽逾塵暖曖以蔽空兮風發
 發而揚鬣視僕御之零涕兮駢悲俛而不驅遵涿
 野之通行兮經蚩尤之故墟陟燕昭之崇臺兮迅
 樂毅之所居覽冀州之圯址兮式有虞氏之故都
 出晉野以于邁兮行谷巨以透迂下滹河之隘洲
 兮接邯鄲之修塗企魯連之風烈兮雖異世其弗
 渝懲奢麗之覆亡兮憫豪盛之靡餘朝予濟乎洪
 河兮夕弭駕于淮滋逝逍遙于故域兮航極樂于
 桑梓治丘墓之穢草兮考先祖之德裔侍顏色于
 閨闈兮服左右于居起分崖谷以畢處兮辭纓綉
 而不縻啟衡門而葺茅兮循蘭徑之委委藝嘉菊
 之百畝兮采芳若于中沚伊予既秉茲之超寂兮
 恐邁吾之盛年檢古人之遺美兮心竊傲而不敢
 愆樹六藝之旄節兮散百家之遺編殫仁義之選
 風兮略聊小之陋觀下何探之不幽兮上何求之
 不玄乘二儀而列三光兮揜九區與八埏揚素筆

之芬烈兮修薄辭以爲篇綴大賢之緒論兮紹斯
 文之未傳曷章句之足守兮發矩矱之自然及時
 日以迅厲兮惡名稱之不延昔夫子之喪位兮廼
 周流而轍環望龜山之蔽翳兮走魯國而盤旋臨
 河水之洋洋兮托哀操于鳴絃疾予心之迫隘兮
 願輕舉而遠旃羗筮日以造遊兮嚴吾驂之翼翼
 飾桂衡之超駕兮奉采旌以前飾乘白螭于上襄
 兮曲文蜺于兩服張孔雀之翠蓋兮諧鸞音于下
 輻施結璜之委珮兮謹垂鞶之式式涉洛水之靈
 波兮恐宓妃之不得使文魚以媒之兮怨約言之
 我食抗予力于江南兮秣吾馬于漢側豫遊女之
 不信兮解予珎以明德順湘流而下逝兮望九疑
 而夕發從二妃以並翔兮忌神人之相越離江夏
 以東邁兮覓吳越之所在弔夫差之故宮兮尋伍
 胥之濤瀨痛麋鹿之成言兮惋鴟夷之被害極禹
 穴之幽冥兮窮會稽之勝槩慕太伯之清聖兮欽
 季札之耿介勗余馳以流汎兮安崇卑之不臨北
 旱海之爛灼兮西太素之積陰水沍結以承輿兮
 霜霰零而接岑南陸屈以暑徂兮或綬蛇之陵侵
 取岬彘以極行兮盼東海之漫漭怵天地之冥晦

今懼陵谷之隳沉速反轍以旋服兮息余丘之茂
 林終養恬以順年兮厭予心之所謀世淆濁而莫
 察兮脩短錯而不倫芻桂芝以秣蹇兮吝糠糲以
 飼人豢罷牛而被以文服兮良馬棄而不陳賤馨
 烈而不御兮反逐臭于海濱予憂夫鳳凰之不鳴
 兮豈云係夫麒麟彼蘭草之國香兮歛空谷以自
 珍聊委順以祈齡兮吾又安尤夫人亂曰南有嘉
 木有鳥居之朝破其巢夕則去之代愈下兮詩書
 道微曷曰予不還歸即彼昭昭
孫原貞竹川賦
 去彼汶汶今則靡榮後有聞兮
 地之博載兮合動植而無遺懿君子之觀象兮乃
 比物而盼之託孤根于深培兮搖清影于漣漪彼
 稜稜之氣節兮豈汚濁之涅緇將驅車蒼梧之野
 兮導重華以遨遊恨英皇之淚班班兮曾不可以
 少留抑揚舲沅淪之陰兮吹律管而宣氣慨伶倫
 之不復作兮懼黃鐘之莫制拾稚筍以供魚食兮
 裁籜冠以臨流微風條其四起兮覺寒威之蕭颼
 恍韶箭之迭奏兮協鳴鳳于岐周接太液之晴波
 兮班鷓鷯于螭頭高標屹乎層霄兮膏澤敷
 乎九有摩吾腹之空洞兮貯渭川之千畝

厚維

薛瑄

爰是地吐清淑天生神物挺幕空之叢篁紛笄簞
 於林麓幹龍奮以于霄籟蟬辭而脫骨直今比有
 道之矢虛兮擬大度之谷忠兮縈雷陽之思孝兮
 搵孟宗之哭戢羽堦城標君子之亭亭執袂羅浮
 友大夫之謾謾溝稜稜今就爨節磷磷其橫出茲
 嶰谷之所繇得名洵漢志之可信可述遂爾道合
 天鈞神叶皇衷發獻思于炎帝締聲氣於伶工截
 筒分律依咏和聲葭灰載飛締素云衝逝六六以
 作管隔八八以相生妙三分之損益旋七聲而為
 宮雜變宮夫變徵偕二舞以奏夏五兼去滅乎執
 契節南呂而比應鐘召威鳳其來儀應鳴鳩之和
 鳴鏘鏘噦噦啾啾離離人鬼咸格朝會攸同軒轅
 堂上燕衍房中備六代之韶濩曰雲門與咸英京
 房疎而成謬減黃鐘之九寸拓拔陋以多拘格木
 渠而不行啗新聲之戾古笑音審而官聾譯琵琶
 於祗溲銷金石於牛弘占亡國之噍殺職不競乎
 南風簫幽咽而引鳳遂清月而化龍聞臨堦之管
 籥翕兩序之笙鏞皆斯山之取材譬鄒嶧之孤柝
 所以山號金門亦彌律管自遂始以迄無窮曼徽
 音其未斬曩揭宜陽之名區今標永寧之絕巘驅

太平萬畝東西兩原肅兩仗而前遵襟滬維昌穀
 砮砮硿礫琅琅磕磕以唱呼而過遠左揖龍嶂右
 矚獅岩拉鳥啄之仙掌拍巧女之弱肩顏斗絕而
 壁立背嶺窺以噴岫清風拂檻以習習明月窺戶
 而娟娟維南則千峯轟轟突兀騰騫樵蘇是經狼
 虎穴焉伏牛陸渾空桑萃巖羊腸蛇蛻鳥度猿攀
 歷浙陽浮丹水凌九臯馮大隗紆曲迂回以南合
 於鄖襄荆宛之間維北則二陸風雨三晉雲山嶠
 嶢跨神井以居地底柱帶鬼穴而撐天南河興五
 子之歌聖窟築胥靡之巖相谷醉漢帝於主翁蘭
 昌遺玉盃于人間嶠函灑洩熊耳鈎連鬱律滂洪
 絡繹蜿蜒御為鳳翼之原維西則陽屋開文字之
 鼻祖龜窩呈理數之淵源長水浩淼隋陵亘綿高
 門峩峩鵝鵲纂嚴東溝南折高高下下盤為三六
 之阪方之上天之難維東則神頂韓嶽龍窩鳳泉
 反蟻畧于西照分夜漏于黃昏錦川朝女几以滌
 涸嶽嶺抱鹿跡而環旋雨浙瀝以讐連昌雲靉靄
 而護平泉步凌波之羅襪縱轡馭于澗瀍總斯山
 之盤礴樹千秋之大觀整不律以探纂吾靡得而
 盡言若乃天中佳麗土膏沃若四方均道陰陽會

合珍禽異卉嘉蔬醴酌春華絢爛舖滿地之縹緲
 秋實離披霏川原之紅藥白兔偕譽敷而鶴鶴雉
 鮪並河魴以躍躍爨丹柴以炎炎撥梅英之灼灼
 平子既攤思於雨都余亦姑舍是而不作至于靈
 湫幽壑宵靜泓深二氣訢合歛忽烝薰轉孽為祥
 致雨與雲驅豐隆而召列缺灑雩雩歲旱之其霖
 魃靈寢怪野焜不焚錫廣惠之宸章制烺烺而麟
 麟斯又山靈之錫祐年穀之順成而借龍伯之名
 以行其神以顯其仁者也若夫嘉名之錫義實閎
 博或以為鏐盪之自出竟披沙而難捉抑以六書
 之象形差依稀其抄末余思夫五行首金以逆木
 八音先金而次石鐘律雖始於坎一之宮摩盪實
 肇于乾一之宅琯吹律而萬事畢金聲樂而八風
 協名可撮始以蓋終義實顯著而烜赫金門之義
 蓋始諸此乎或疑之曰紀之稱伶倫也踰阮隃陟
 崑丘取竹于大夏數萬里之外茲近而括之茲山
 將無縮地紀而誣山靈剽盛美而夸流俗徒浮名
 之啖而盡盪夫情實歟曰是何言之易也聖皇開
 天宅中建極異國殊方風氣殊闕即有熊之遺軌
 譚者逃稽而靡一若首山之銅荆陽之鼎具茨之

駕崕峒之蹕皆諸夏之奧區匪遠騁于轍跡豈審
 音尚象會中原之乏材乃鑿山通道以借響于重
 譯又豈渭川之千畝會稽之竹箭維陽之箇輅有
 斐之淇澳皆材弗中乎笙簧聲不諧夫鐘律乃必
 市奇掠異于沙棠蕢草洵水丹粟之絕域古鼎今
 証情喻理析毋亦唯是嵩雒地中表立晷測太和
 環應清濁攸叶譬蜀山之子鍾若蕤賓之方鉄聚
 氣類以相求或可破曼衍之証說者也且夫宜陽
 金門係地以山河內葭葦灰飛氣傳志在律歷星
 日班班攷宜陽之古縣實韓城之類垣固近取而
 可得燦沿革之犁然何乃舍中原足徵之文獻信
 志怪不經之迂譚萬澶漫而千悠謬迷莊馗而望
 丘山豈不大可涕洟而咏嘆也耶嗟不穀之後死
 道未墜而在人恍皇風之泐穆進六相而遠巡當
 勝國之季年余皇祖曰仲文遘馮翊而就邾鄰罹
 兵燹之燐燐遺皇妣于少祖遵雒湖而西循愛茲
 谷之幽深粵暑涼其靜豁氣鬱葱而佳哉儼群龍
 以撮合語地則東嵩西華南伊北洛靈弗靈于此
 也語人則前伊後傳左周右召傑弗傑于此也迨
 然賞心天啟誰奪爰卜爰築是垂是作閱九世而

逮我躬當四朝之炎爍謬承恩而造鴻達曾三役
 于邛笮驅驄伏鉞塹山埋壑蘭蠻既膏斧而隸版
 畷水獠亦解辯而就戎索還朝宗于江漢奠四維
 之嶽嶽為德為民不愧不作總三生已經之晨途
 非一丘歸休之所託吾將臥茲山以長老今了浮
 界之塵盍登絕巔以舒望眼嘯天風而啜藜藿噫
 戲吁有溪如帶有山如礪蟬蟬百年勞勞安憇竹
 素之微名可擲景鐘之永業焉繫匣長劍于螭螭
 之穴囊彎弓于廣莫之肆聊拄杖
 今覓葛坡峻大雅希聲于永禩

皇清傳而師嵩陽大雩賦

歲丁酉自春徂夏厥罰恒
 陽谿谷水絕惟木沴金國

乃大雩伏思連歲水溢今茲嘆乾餘黎何堪天必
 不忍意冥冥中有矯命以恣僭亂陰陽者乎爰作
 賦以禳之其辭曰桑林商鬼旱魃周妖愆久不逞
 厥志乃驕思聚族以為虐今其又何惜夫良苗於
 是乃烘日車爛火旗驂赤駟拉封姨諷虹霓以滅
 玄冥賂飛廉使誅雲師糾合祝融與閼伯兮其黨
 傑僥而差池熒惑會於心味兮紛轆轤而竝馳謀
 尊二妃以抑一牡兮過聚蘆氏而商之維衆議其

僉同兮集帝廷而為之辭請曰五行瓜代水災最
 戾貌傷陰勝陽剛用閉人陷填淤河決溶濇禹治
 九年殷遷五世蒼水降其書客子愁其噎固洪濤
 之難遏實靈雨之相繼願任臣以治之庶乾坤其
 永開霽帝曰俞哉日月方賢兩河蒸民塞河多弊
 往者雨多物乃札厲咨汝陽精除此陰沴爾乃拜
 命而出厥志大行假權藉以濟其私兮夫豈慮乎
 衆生彼火土之弄權兮豈金水之敢爭正月之風
 南來兮聽聲徵而防兵况甲子之冥冥兮將不供
 夫粢盛介蟲毛蟲胥孽兮知犬旼口痂之非禎炎
 炎赫赫滌滌蟲蟲地紐燎而將絕兮天關突而難
 通幸靉靄之少聚兮忽矣駭而終風倩壯士以挽
 天河兮儼蟠踈之在東稂莠宜其焦悴兮獨不少
 留此陸種望原隰之蕭條兮寧忍歷此溝塍口痛
 熱而蘊隆兮夜煖焚而薰蒸非寒玉與冷菰兮安
 得踏夫層冰敲斲錫而罔應兮徒勞鞭夫土龍猜
 颯頽之為祟兮知江海之盡封身塌翼而不飛兮
 獸煩燥而不寧伊金石之皆焦兮邑人久廢乎醜
 醜觀川塞而谿垞兮吾慮乾夫四溟俾雲漢之昭
 罔兮又瞻仰夫嘒星暴疾子而無功兮將卒圭璧

於神靈爰是鏗金鍾驚土鼓男覲進女巫巫舞前邑
 宰後田父宜霽蹀陳疾苦祈社翁籲社媿奠瘞維
 虔神其勿吐夫何陳辭之甫畢兮祝傳神意以來
 臨曰予不食舊水兮四境之燻豈予心緣生民之
 奢華兮故饑饉之相侵尚其訢於上聖兮豈位卑
 者之敢歆衆乃霄然而返芻霍遂巡肆几遊於郊
 垆庶禋祀夫龍神芳馨雜糝牲牲牲畢陳賫告不已
 神乃生嗔曰予實司雨澤兮惟帝命之恪遵實尔
 衆之不德兮咎水旱之不勻富淫於富兮貧不固
 貧致幽明之共怒兮乃帝側而有讒人予縱欲上
 請而畏罪兮其何勞尔舞蹲蹲於是拜跪之倫頻
 顛臙臙辭神而出更商所往舉頭視天益甚厥臙
 從父老之格言與田祖之我饗田祖曰吁尔衆良
 瘠予雖始造稼穡兮聽真宰之誕敷嗟乎嗟乎今
 之人何辜縱使其澍而歌陵坻兮曾何足以供官
 租尔其逋哉勿戀此都巫覡進言四方多荼舞樂
 郊兮即有樂郊亦畏途其雨其雨活我妻孥田祖
 曰吁尔衆良瘠予其移檄於城隍兮啓嶽神而與
 之俱誓將指此魍魎兮不可久留此矯
 誣齊總總以叩帝閭兮或嘉苗之可蘇
嵩陽靈雨

賦

予作雩賦之明日四月庚辰燥氣稍柔雨乎徐
 至萬象悅澤神人洽比豈微誠之能格天歟蓋

蒙帝憫予遺而已乃續前文作雩雨賦其辭曰於
 田祖之將降兮從黛耜與緝轅翠蕤紛以雲布兮
 鄧偁蔚其星屯城隍弔此一方兮率輿徒而電奔
 維中嶽之峩峩兮駟黃虬而騰騫聲駢隱以震疊
 兮服色旖旎而細縕越清霄而凌倒景兮歛戾止
 乎天門帥百神其咸會兮將叩太微而聚論俄而
 司閭入啓闔闔中開直嶢嶢兮上行誅蕩蕩兮崔
 嵬儼琴舞其方畢僉稽首曰吁哉固上帝之高居
 兮夫獨不慮夫挺垓鬼若魃其作虐兮矯帝命而
 誰何四時失序兮二氣不和下土號呼兮大云麥
 禾請命昊天兮扶此旱魔上帝聞之愕然咨嗟予
 方與玉女投壺兮夫何知縱此封蛇初既與予成
 言兮乃便宜而行衰咨諸神其代靖兮予其賜尔
 鑛鄒嗣當沛此陰膏兮俾穰穰其滿家於是百神
 奉詔肅厥羽隊照爛戈鋌陸離劍佩執彼二妖投
 畀有北沴氛既解且以彰蠹惑聖聽之戒然後降
 勅而命命此龍王集尔甥舅與尔孫子以敷澤乎
 下方維時靈霽鬱而思奮兮搃霧夔而騰驤伊列

缺之普照兮孰云開口而流光天吳簸蕩於波濤
 兮刑神翁赫而飛揚羣輝焯焯其駢羅兮將往救夫
 苞稂乃帝悉止之曰勿庸此太震動且夫作始者
 銳則後虞不終施澤者猝則恩亦易窮有滄淒淒
 興雨祁祁其何庸夫電之掣而雷之擊遂乃撤去
 羽翼和平以會不暴不疾澤乃汪濊占黑豬之渡
 河兮已羣起而婆娑觀礎潤而全濕兮喜層雲之
 漸多蟻候氣而紛出兮測造化之無頗石鸞飛而
 乳子兮神女歲蕤而來過木淅淅以小鳴兮水汨
 汨而生波其始降也濛濛灑灑綠堦聲瓦或便娟
 而乍却或回翔而不下似乎老成臨事持重觀變
 而不輕進者其稍溜也徑已熟而緩步響雖微而
 亂打固霑薨而肩棟未連山而被野又若持鬪斛
 之珠愛惜焉而不遽瀉其漸盛也或空行而無言
 或遇物而發已有時排空入隙智沉勇起默默今
 如孫子用兵啣枚而疾走有時鳴闐觸窻蓄怒而
 吼鏗鏗兮若秦王擊缶雖勉强成聲而中懷怵其
 大行也望之一氣何踈密兮聽之一派何疾徐兮
 雲溝澮其皆盈歷日夜而未艾即置身於雨金雨
 粟之世兮猶未若斯之多賴於乎皇哉山盪面以

濯纓兮非曩日之塵封水泐洞而會同兮激危石
 而相春飛者衝濕而率舞兮聊以澤吾翅翮動者
 奔競於原野兮灑溽暑之忽泚潛者出波而泳游
 兮若聆絲竹而來聽植者欣欣以向榮兮將合高
 下而生成於是三農相慶子婦載誦麥雖少枯穀
 豆可種具笠籩以答明神兮愧享祀之未共無以
 酬此嘉惠兮求枕烟主人而作頌頌曰天心無私
 人望有秋回適用事天不自由我欲除之惟有蒯
 緱百神上奏回適如漚炙手可熱一朝而休飲茲
 天蘇大澤旁流疇其行雨龍帥其蚪藝此秋苗厥
 極不憂矧當亂後疢贅未瘳賊匪異人饑民荷矛
 公私一注復活骷髏感茲歡喜心正藏愁朝野儉
 德庶永
唐獻圭遊梁賦 歲在上章支次困敦內史
 蒙庥
 北征別慈幃兮遠邁意黯然兮銷魂首濯漿兮四
 陵終稅駕兮平陰過都而歷國兮一十六城晨行
 而暮止兮二十四程雖風塵之歷落恒弔古而愴
 今繫曲阿之北埃兮緬仲謀之勃興飲京口之醇
 酒兮思桓司馬之用兵俯江濤之澎湃兮何風帆
 之不振登瓜洲之故壘兮何鐵騎之宵奔艤邗溝

之古渡兮壯史傳之殉義望蜀岡之逶迤兮懲隋
氏之虐淫走大儀之重陵兮嘉斬王之謀勇渡長
淮之湯湯兮嗤蕭老之不仁若乃一杯已動斧柯
屢尋眺舊陵之松楸固濯濯而無存風沙瑟瑟岡
阜層層睇遠水兮森森投前邨兮冥冥悵四顧而
無徒祇匹馬之遄行惟虹城之旱魃兮爍石流金
憐赤子之流離兮鵠面鳩形室如懸磬兮野無草
青羌七橋之連亘兮乏涓滴之波澄過龔店而停
驂兮多鮑叔之分金履垓下而躊躇兮嗟楚歌之
無聲擷美人之芳草兮懷虞姬之烈貞餐閔騫之
故里兮感巨賢之至孝駐鄴陽之古邑兮憾魁楚
之不臣若乃睢陽節義推遠與巡暨築墉而拒寇
實似續于賢昆故能為江淮之保障而尤稱南北
之要津湖波蕩漾滙泊淵渟漁艇泛泛而上下白
鷺飛飛而未寧依稀江南之風景豈猶中上之烟
塵及夫汴梁都會貢道惟均輪蹄之所輳集帝室
之所藩屏胡逆闖兮狂逞乃魚鱉兮士民閱天民
之舊域兮旣幡然而革夏正歷祀姜之遺趾兮以
善哭而變齊人履河堤之崔崔兮仰神禹之明德
陟牟駝之峻岡兮欽廷益之悚忱於是攬轡西上

蕭蕭馬鳴肝河流之浩瀚兮見太行之嶽崆樹帆
檣之挺拔兮遇介冑之猙獰登廣武之連岫兮美
重瞳之豪英繞鴻溝之故汴兮咨失策于中分遂
乃離鞍息軫憇體寧神圖史兮夢寐典籍兮注精
發皇初兮軼事寫當世兮好音正朱明兮屆節陶
休大樹兮茂陰望迢迢兮故鄉瞻英英兮白雲陶

澂釣臺海棠賦

澂釣臺故郡王府今為兵巡公署有
海棠一株高可數尋每當花發絢

耀滿庭繹堂沈太史日偕諸同人觴詠其下予因
賦以記之其辭曰維彼嘉樹生茲廣庭交榦翳日
繁葩粲星矜獨豔以自貴處羣芳而不爭迷朱門
兮悵望臨春風兮含情若迺濯露未晞沉煙欲起
修條握握丹曲莖散綺旣蔚蔚而覆檐更爰爰而照
水靄幽夢之始驚或靚粧之未已及夫杲日初上
鳴禽載賡俛仰錯列高卑互章其乍覲也號國承
恩之面其迫昵也壽陽試的之香其剪之畢發也
妃媵貫魚而在御其萼之並綴也邢尹受詔而同
堂加以葉迸千珠絲垂萬玉極妍盡態奮志搖日
憎佛桑之擅名賤宰芷之呈馥豈樾羅之自文較
杉錦而尤轟穠李當之漸失天桃視之若慙沁麗

澤于蠡脾沾柔情于蜨魄斯庶類之昭融宜觀者
 之未足於是主人至上衆賓駢羅行酒離坐一彈
 再歌倚高柳之綽約映方塘之坡陀紛落英與霏
 絮點粼粼之微波胡轡影之甚駛况余顏之既
 醅錯華鐙以相續分態連娟而傲僂感時物之易
 化兮行遷延而摩娑安能結巢于其上兮吾將與
 之終老
 亭巖阿

河南通志卷之第三十六 終



